

济云楼

清·烟霞主人编述

济云楼

版本：

本衙藏版本。十四回。卷末有“时乾隆三十三年二月新编”字样。清乾隆三十三年为公元1768年。

作者：

题“烟霞主人编述”，又题“自得主人编次”。

内容：

叙述寒士柳毅建功立业成仙的故。本书据唐代传奇小说《柳毅传》改写，但完全丧失原作精神。

- 第一回 产英男河中浮玉简
- 第二回 探慈母林内拾金囊
- 第三回 山阴岭借宿订喜耦
- 第四回 涇阳陂寄信结奇缘
- 第五回 合卺夜新婚溯旧约
- 第六回 奠雁晨佳人办才郎
- 第七回 寻铜锤孤儿保性命
- 第八回 辨铁鞭贞女全名节
- 第九回 白石岗焚牒拘猛兽
- 第十回 黑水津仗剑斩悍蛟
- 第十一回 虎皮将救驾沙漠场
- 第十二回 龙甲军破敌巴里坤
- 第十三回 归故里父子受荣禄
- 第十四回 宴群仙夫妻登蓬瀛

第一回 产英男河中浮玉简

话说大唐开元年间，湖广郎州府武陵县梅花村有寒士，姓柳，名洁，字行芳。读书半生，功名未就。因家计穷乏，遂以佣书为业。夫人庄氏，善织草鞋。夫妇两个茹荼食苦，协力同心，不觉过至四十有余。后来行芳两目昏花，不能书写。日逐上山打柴一担，挑到市上卖些钱钞，余些粮米，聊以活生。夫人庄氏，娶过二十多年，并未生产。

一日，天刮大风。行芳山上打柴而回，见门首有个全真道人，盘膝坐地，手敲木鱼，口称化斋。行芳挑着山柴，走到跟前，道人说道：“贫道自昆仑山而来，路过宝村。偶缺资斧，万望山主舍斋一顿，福德无量。”行芳答道：“我为寒家，无可施舍。师傅别处去化罢！莫误了你的工夫！”那道人把行芳上下一相，说道：“尊驾年过四十，并无子嗣，还不行些好事？”行芳闻听，大为愕然，答道：“师傅少待！我把柴禾送到院里，再来和你说话！”说毕，就挑到院里。放下担子，向庄氏道：“外边有个游方道人，向我化斋。我说咱家贫寒，无可施舍。他说我年过四十，尚无子嗣，何不行些好事？他与我素不相识，为何晓得这般清楚？”庄氏道：“云游道人常有神仙下界点化愚民，一饭之费几何，你出去说家里给他做饭哩！再仔细寻问，叫他把咱两个后来的结果说个明白，岂不是好！”

行芳出来，说道：“乡间别无可献，米饭一饱。师傅不弃嫌否？”道人答道：“一粒之施，恩同沧海。那敢弃嫌！”行芳问道：“方才师傅说我乏嗣，我果然乏嗣。但不知师傅如何晓得？”道人道：“你子女宫带有寒气，应主无后。但你心田端正，积些阴鹭，行些好事，将来还有一子之望。”

刚才说完，庄氏送出蒸饭一盂、菜汤一碗、四碟小菜。那道士接过，立时吃完，谢道：“多蒙施舍，再图后会！”遂拈笔题诗一首，递与行芳，说道：“此诗应在后人，断勿失落！”说罢，就起身乘风往北而去。行芳看其诗，云：

世外烟霞远，域中日月长。  
干姿肖子晋，坤体赛云娘。  
功着岩廊霞，范垂绣阁香。  
丹成九转候，相会在瑶房。  
觉迷道人题赠

却说行芳回到院里，向庄氏道：“这个道人说我命该无子，但心田不坏。积些阴德，日后还不终绝，赠我律诗一首。可惜咱家太穷，这个阴德从何处积起？”庄氏道：“积阴德，不必定在钱财。但逐处存些好心，行些方便，就是了。”行芳把诗交与庄氏收住，饭后仍上山打柴，不题。这正是：

要培一己方土地，却被旁人指引来。

却说梅花村前有山一座，名为木瓜山。山下一道河，叫做延溪河。河中水势迅激，无可停泊。凡是东往西来，一定经过此处。每年六月间，大雨时行，山水突下。行将之人，多被漂没。过此河者，俱以为患。行芳屡经河旁，意欲修一小桥，以便行走。遂于打柴之暇，相近山下碎石，从河中填起。日积月累，半年以后就筑成了一个三空的规模。山上伐了几棵大树，截成桥梁，搁在

孔上。又雇木匠，锯了些板片，棚在桥上，两旁修上栏杆。从此你往我来，个个便宜。但秋水涨溢，时常把桥漫了。行芳又把修桥剩的木头扎成一只大筏，用揽系在桥边。水落从桥上走，水长从筏上渡。徒涉之病，自此永无有了。

一日，行芳打柴。下得山来，见河边浅水中漂一只黄雀，被恶鸟食其半。体不能飞动，落在水里。两目睁上，却有望救之状。行芳一时发了慈心，拿到家里。洗以香汤，搽以细药，朝夕喂养。住至百天，羽毛长全，然后放去。

又一日，见个少年美妇乘筏过渡。才上筏时，坠入河中。行芳恃着自己会水，那避嫌疑！就跳到河里，把女子背上岸来。叫他夫人让到家里，去晒干了衣裳，款待一饭而走。

行芳向庄氏道：“我设筏，本以济人。今反害人，如何是好？”庄氏道：“善念既开，不可改悔！再图万全之策罢了！”从此，行芳鸡鸣时上山，打柴一担。日出时，就到市上卖了。回来吃过早饭，亲身在河边等候。男人过河，听其自便。若妇女过河，必站在水里，亲手推筏，送至河岸。日逐如此，住有三年。

又一日，行芳吃饭而出。刚到河边，见有个妇人，领着两个幼童、一个男人，牵着一个牛犊，共登筏上。渡至中流，被风一刮，筏翻落水。慌得行芳急跳下去，先抱上两个幼童来，再背上女的来，后背上男的来，又把牛犊给他牵到岸上。四人彼此相笑，再三致谢而去。

却说行芳日以济人为事，转盼就是五年。一日，行芳打了担山柴，市上去卖。忽见那个化斋的道人从旁走来，向行芳一揖，问道：“你不是梅花村柳施主么？”行芳答道：“我却不认得师傅了。”道人道：“五年前曾在宅上扰斋一顿，难道忘了吗？”行芳答道：“已过之事，偶尔忘怀。”道人道：“尊驾红光满面，厄气尽脱，阴德所积已不小了。你命中本该无子，据今看来，不惟有子，且生贵子。可贺，可贺！”行芳道：“师傅你闹我了！前几年，犹设妄想。目下拙荆年届五十，如何还能生长？”道人道：“这却不拘，后日你看！”说完，彼此散去。

行芳卖了柴禾，回到家中，向庄氏道：“才在市上遇见从前那个化斋的道人，他说我阴骘已深，不惟有子，且生贵子。我说你年已五十，如何还能生长？他说这个却不拘。难道世上有五十岁的女人还生长吗？”庄氏道：“相公莫说他是戏言，妾已怀妊三月，未曾向你说知。或者老年生得一男一女，也是有的。”行芳道：“果然这样，殊属可幸！”

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。这庄氏到了临盆近期，行芳仍在河边看筏济人。一日，时当午刻，忽从上流漂来一个玉简，直至桥前不动。长半尺，阔三寸。行芳甚是觉样，从水内捞出一看，上面篆刻着一个“穀”字，背面有小字一行

：“得此简者，昌大其门。”行芳把玉简拿到家中，递给庄氏看。庄氏道：“此瑞征也！妾分娩大约只在今晚，你在家罢，不可河上去了！”

却说行芳在家，候至二更时分，并无动静。一时困倦，不觉睡去。梦见一个青衣女子走到跟前，说道：“吾乃玄天圣母使者，前奉圣母之命，往谒南极，路过此山。被梟鸟所残，亏吾半体，蒙君恩养，得全归。禀知圣母，圣母转奏玉帝。玉帝嘉君阴德，着记录司记君大功一次。犹恐君之济人未必始终如一，故差麻姑仙牛女二星，两次下来试你。俱回奏君之济人，果出诚意，又记你大功二次。今五年限满，特着天禄星下界，光大你的门庭。你看祥光霭霭，香气馥馥，莫不是星君来了吗？”行芳听说，向前一看，见一位大员，车马仆从络绎载道，到了门口。下得轿来，竟入院中，慌得行芳应接不暇。

那边庄氏叫道：“相公快些起来，去请东邻王大嫂！”行芳听说，连忙起身。把东院王大嫂请到家来。住不多时，庄氏就产下一男。行芳不胜大喜，因瑞此玉节，就起名叫做柳毅。三朝祭拜天地，从空中飘下一张颂子来。行芳拾起一看，只见上面写着道：

作善降祥本相因，济人只恐心不真。

虔修应获麟儿报，窃喜鉴观有鬼神。

却说柳毅原非凡人所转。过了三朝满月，并无半点坎坷。周岁之后，聪明异常。至八岁入学，闻览经史，涉猎百家。数年后，就成了一个名士。长至一十六岁，蒙举孝廉。

往日行芳家道贫穷，托人给柳毅谋婚，数年不就。自举孝廉后，人见其渐有生机，争相攀仰。梅花村东有个庄，名为东店。庄上有个寒儒，姓贾，名延龄，字庆长，是个孝廉之子。他有一女，叫做葭娘，与柳毅同庚。亲友题媒，就许配了柳毅。葭娘过门后，善执妇道，把家做活，丈夫、公婆没一个不喜。

无如福难常享，祸从猝投。行芳自柳毅得了功名，娶了家小，年已觉老，就不上山打柴去了。一日走到河边，见所修石桥数年来渐就倾圯。又于无事之暇，搬石修整。桥才修好，忽得大病。三五日间，竟自故去。柳毅极力操办，把他父亲发送入土。

剩得母亲庄氏，与他夫妇两个度日维艰。庄氏织两双草鞋，葭娘纺几斤线子，柳毅拿去集上卖了，买些粮食。以此苟且延命，葭娘总无半点怨声。住有半载，葭娘从娘家得病而归。柳毅请医调治，总不见痊。病至月余，渐就垂危。

弥留之际，忽然死去。住有三个时辰，方才醒来，叫道：“婆婆那里？”庄氏答道：“我在此！”又叫道：“丈夫那里？”柳毅答道：“我也在此”

！”喘息多时，开口说道：“我方才到了阴司，遇见公公大人，说：“媳妇儿你来得太早，你还该有三日阳寿哩！我且领你到个去处看看！『我跟着公公，走到个王府门前。大门内是仪门，进了仪门，是一座大殿、两座班房。大殿上设着公座，下边两旁排着许多的人役。公公说：“这是你丈夫的大堂！』往里又走，是一座二堂、两座厢房。过了二堂，才是宅门。进去宅门，东西两配楼，正中一堂楼。室楼悬一金字大匾，写着『跻云楼』三字。公公道：“这是你丈夫的卧楼。『东楼门上挂』龙室『二字，西楼门上挂』虎窟『二字。从楼里走出两位娘子来，颜色胜我十倍。公公道：“这是你丈夫的两个室人。』又见两个幼童，公公说：“这是你丈夫的一对儿子、媳妇儿，可惜你福命太薄，寿限过促，不及与他们同享荣华了！阴司中默默沾些风光罢！我且送你回去。对你丈夫说，叫他奋志读书，断勿以穷困自阻。对你婆婆说，我虽死后却甚舒坦，叫他不必要以我为念！』说完，就把我送到家来了。我请他院里坐坐，他说：“幽明相隔，进去不便。』撤身回去了。”

庄氏道：“这是你病中的谎话，且将养你的精神罢！”董娘又活了三天，渐觉气微，终自瞑目而死。柳毅母子见董娘死讣，放声大哭。着人上店，送信给他娘家。贾庆长听说，夫妇两个立时走来，哭了一场。

柳毅把贾庆长让到别房里坐下，庄氏向前拜道：“亲家令爱死去，是我家担他不起。两位亲家看该怎样发送？虽系没钱，小儿无不从命。”贾庆长答道：“小女亡故，是她的命薄。今岁亲翁仙游，女婿已经竭力。又遭重丧，是何等景况！做岳丈的不能分文相帮，已觉讨愧。乘此机会，故为索讨，天下无此情理。殡葬之事，任从亲家的便宜。如有半句闲言，并非人类！”庄氏道：“亲家既这般相谅，甚觉蒙情！”叫道：“柳毅过来，谢你丈人、丈母！”

柳毅谨遵母命，给庆长夫妇磕头。贾庆长心中酸痛，翁婿两个携手大哭，半日方住。贾庆长道：“贤婿，你少年发身，大成有望！小女无福，竟先舍去。嗣后亲戚还是好亲戚，莫因小女不在，就从此与我疏淡！”柳毅道：“岳父既这样留恋小婿，焉敢负心！”庆长夫妇两个回去，再请也不来了。

柳毅做文一篇，把董娘祭奠了一番，其文云：

维吾妻之持家兮，不厌糟糠。尽孝道于双亲兮，克备酒浆。效贤德于良人兮，罔避风霜。胡天夺之太速兮，遽入仙乡。痛吾心之难割兮，几时或忘。苟灵魂其不昧兮，歆此薄觞。尚飨！

柳毅东结西借，仅仅出纸，五天把董娘葬讣。

剩下柳毅与他母亲庄氏，并无半点生计。集上卖草鞋所获，总不济事。时常并日而食，庄氏处之泰然，柳毅亦全不露相。

这梅花村西头有个富翁，姓程，名广济，字惠心，为人疏财仗义。闻柳毅

如此穷苦，时常送些柴米来，以相周济，柳毅母子十分感激他。

但不知柳毅后来如何，再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回 探慈母林内拾金囊

却说贾庆长女儿虽死，翁婿相得依然如故。到了十月半间，忽把柳毅请到家里去，问道：“贤婿连遭重丧，日用艰难不消说了。来岁还是在家静坐？可愿意出外去走走。”柳毅答道：“小婿被诗书所误，出外有何能干？”

庆长道：“我有个年伯，姓秦，名秉干，是辰州卢溪县人。他有字来，托我替他转请先生，我意欲把贤婿荐去。与令堂相商，若叫贤婿去时，我以便写回字给他。”柳毅道：“代为谋馆，是岳丈的盛情。小婿断不肯推家母，亦无容商议。”庆长道：“贤婿既然愿意，我就写字叫他家人带去。”遂取笔砚，道：

兹承尊命，代谋西席。有小婿柳某，系上科孝廉；涉猎经史，精通诗赋；兼以人品端方，无愧师范。供饌外，但得束金六十，即便出门。老年伯如果中意，下启行聘，务在岁前。余言不宣，肃此上达。

贾庆长写完了回字，把秦宅家人叫过，吩咐道：“你家老爷托我转请先生，别人我俱不中意。这位柳爷，是我的门婿，系上科孝廉。学问、品行人所共仰。回去对你家老爷说，若愿请时，请启、聘金务于岁前送到。这是回字一封，明日带去。”那家人得了回字，没等次日，立刻就走了。庆长留下柳毅，谈至日夕方回。

柳毅来到家中，向母亲道：“今日蒙岳丈的大情，为孩儿荐馆。明年衣食之资，庶有所出了。”庄氏道：“束金若干？”答道：“供饌外束修六十两。”庄氏道：“姓什么？住在那里？”答道：“姓秦，住在辰州卢溪县。”庄氏道：“束金不少，路太长些。幸而我未甚老，你去也无妨的。”

却说秦家家人回去，把贾庆长的回书呈上。秦乡绅一看，甚喜。就写一个请启，封了六两聘金，十一月初旬差人送到贾家来。贾庆长把柳毅请到家中，看了请启，收了聘金，与来说定：新正十八日来接。庆长留柳毅吃过午饭，才回家去。

庄氏问道：“你丈人请你，是说什么？”柳毅答道：“馆已定妥，这是聘金六两，母亲收去。”庄氏道：“设太虽系舌耕，关系一家生计，务要用心教学，使人束修才觉无愧。”柳毅道：“孩儿深悉，无烦母亲嘱咐。”

且说过了元旦，就是灯节。到得十七日，秦宅差人来接，贾庆长来与柳毅说知。庄氏说道：“吾儿，你只管放心前去，断勿以我为念！”贾庆长道：“贤婿去后，令堂大人我不时的叫你丈母过来照料。”程惠心闻知，也来向柳毅说道：“贤侄赴馆，束修稍不到时，令堂若缺少柴米，自管往我家去取。”柳毅俱为谢的。到得次早，同秦宅来人上路而去。

每日晚上，贾庆长着他夫人来与庄氏作伴。程家送过白米一石、柴两千，庄氏甚是衔感。

却说柳毅来到秦宅，秦乡绅一见，甚觉如意。设席款待，择吉上学。徒弟个个钦服，宾主十分相得。柳毅却能授完功课，到底不懈。

却说秦乡绅有个幼妾，是从扬州买来的。其人水性过盛，嫌秦乡绅衰老，慕柳毅妙年。他住的卧室，与书房只相隔壁，又有意要与柳毅私通，苦于无便可乘。到了十月初一，秦乡绅同着他儿子往乡中上坟，往来得三四天，这却是个闲空。他做了情诗一首，着丫环送到柳毅斋中来。

柳毅接过展开一看，其诗云：

人生佳景有几何？漫漫春日空蹉跎。

言约百年谁易望？相思半点须消磨。

坐怀不乱愚殊甚！花下缱绻趣自多。

精舍虽非幽会处，愿效牛女渡银河。

柳毅想道：“此人闺范不谨，久则必为所污。作速辞去，方不坏我人品。”当时把诗扯碎，力叱了丫环出去，紧把书房门闭住。

住了几天，秦乡绅回家。柳毅就写了辞帖，立刻辞馆。秦乡绅不知何故，极力留道：“先生不必作谦！今岁未免有些简褻，明年还要从厚。”柳毅答道：“屡蒙老先生盛情，甚觉讨愧。且家母年高，时刻挂念。路途遥远，往来探望甚不便宜。来岁之命断不敢领。”秦乡绅道：“先生既系念高堂，弟亦不肯久留。但转年就携尊堂大人同来，亦无不可。务要先生如意，还求屈驾以全弟脸。”柳毅道：“老先生既如此留恋，回去再与家母商议。”秦乡绅道：“弟仍有字给令岳，以候先生的回音。”

次日，设度给柳毅饯行。着小轿一乘、家人两个，送柳毅回家。这卢溪到武陵，约有三百余里。柳毅行了两程，落在店里。心下想着：“送到地头，轿夫、家人尚须有些照应。不如就此叫他们回去罢！”遂吩咐那人道：“这离家只剩得一程，路子又甚好走，不劳你们再送了。这是盘缠一千，明早拿着回去罢！”那人得了盘缠，也等不到次早，就晚上合伙走了。

却说柳毅念母情切，睡不多时，遂起身出店而去。这正是：

一往原系平坦路，不料反蹈险坡中。

柳毅上路，走不数里，路旁有个大林，树木甚是稠密。忽从林内跑出一只异兽来，坐在常道把柳毅截住，两边并无别路可转。你道这兽是何形状？

非虎非豹似驼形，两目光员赛铜铃。

前后五足参差列，一角特峙劳峥嵘。

项间长鬣下垂地，身上肉鞍天生成。

鹿蹄马尾号神犴，专为孝子救灾星。

柳毅见了这兽，心中害怕。欲走不能，欲退无路。央告道：“我乃解馆而归，因家中有七十的老母，不知如何盼望，所以走得这么早。一时冲撞，万乞开恩，放我过去罢！”那兽端然不动。又说道：“你要吃我，就任凭你吃罢了。”那兽把头摇摇，走近前来，把柳毅的衣襟咬住，往林内直拉。柳毅道：“你要拉到褡里边去吃我吗？我就跟你里边去。”那兽把柳毅拉到一个林角里，有火一堆，还未灭尽，旁边有个褡子。那兽把柳毅拉到褡子跟前方才撒口。

柳毅把褡子拾起来，掂了一掂，是四封银子。想道：“此定系大盗所遗，拾去必来追赶。又且不义之财，断不发家。”把褡子抛在地下，那兽使角挑起，仍旧送至柳毅手中。柳毅道：“你定住叫我拿着吗？”那兽把头点点。柳毅拿着褡子，那兽仍旧咬定柳毅的衣襟拉到原山路上去。双膝伏在地下，不住的回头看那肉鞍子。柳毅道：“是叫我骑着你吗？”那兽把头又点了两点。柳毅把行李褡子搁在那兽身上，跨入鞍内坐定。提着项上长鬣，以代辔首。那兽起来，向前走去。走得最快，又甚安稳。

走到一座山前，忽从山后转出两个人来，手执长棒，向柳毅就打。那兽吼了一声，腾空而起。一阵风响，一顿饭时间已到柳毅家门首。柳毅把行李褡子拿下来，那兽仍乘风而去。

柳毅把门一敲，里面庄氏问道：“天还未明，你是何人，敢叩吾门？”答道：“孩儿柳毅回来了！母亲起来开门！”庄氏懂的是儿的声音，向贾夫人道：“是你女婿回家了！”起来点上灯，出去开了门。柳毅进来，放下行李，恭拜母亲，并拜了岳母。庄氏问道：“吾儿，你如何来得这么早？”答道：“孩儿幸蒙异兽相送，所以一日之程片刻即到。”遂把路上之事向母亲说了，将银子全交给母亲。庄氏惊喜天地，焚香拜谢了一番。方才天明，贾夫人回家而去。

贾庆长听说女婿解馆而归，就来看望。问道：“贤婿，来年之局可说就否？”柳毅道：“秦先生留之甚淳，小婿辞之甚力。倘或再有字来，烦吾丈替我辞煞罢！”到底并不明言其故。庆长道：“主意拿自贤婿，相推却是不难。”

到了次岁，秦乡绅又差人来请柳毅，贾庆长代为辞开。

却说柳毅得了四封银子，急欲寻一妻室奉侍母亲。左说右说，总不能妥，只得按下。不题。

柳毅就在本庄上合了一个伙计，叫做顾有己，贩些杂货，在马家口集上开铺，言明除本分利。不料那人是个拐子，做了半年生意，却也赚钱。忽一日，顾有己从集上回来，向柳毅说道：“俺丈母死了，叫贱荆娘家走去。我还得给他照料几天，才能上集。一切货物，俱在铺里屯着哩！”

柳毅信以为真，不知那人早已卖了银子，下入腰柜，晚上领着他女人往河南去了。住有半月，并不见他回来。着人去问他丈人，他丈人道：“贱荆并未曾死，女儿也并没回家。这未必不是顾有己设计坑你，何不上集去盘货物？”柳毅听说，到了集上一看，才知他货俱变讠，领着家小，上别处跑了。

柳毅回来，一场暗恼。身着大病，请人吃药，又把银子花了有三十两，方才起得身来。剩下七十两银子，庄氏收在柜里，再不肯拿出来使了。

时当六月天气，柳毅往远处行礼，被大雨所隔，晚上没得回家。庄氏无人作伴，独自睡去。到得半夜，忽有大盗进院。明火执仗，开了屋门。走到牀前，把庄氏捆住，说道：“你儿子拾俺银子四封，作速拿出给俺！不给，定要你命！”庄氏道：“银子四封，委实有的。小儿不善识人，被伙计顾有己坑去一百，人所共知。剩下一百，小儿害病耗费了三十两，其余只剩银子七十两整，现在柜中，任你拿去。我与你无仇，万勿害我性命！”那贼道：“看你家这般寒苦，使出去的断难倒回！”就开了柜，取出银子一包。把庄氏放了，哄然跳墙而出。

次日，柳毅回来。庄氏向他告诉。柳毅长叹了几声，因作诗一首以寄慨，云：

算来丰约不由人，休把遭逢太认真！

端木结驷难夸富，原思环堵诟厌贫？

财非应有终须散，福不能享反累身。

爨火久虚总是命，宁甘淡泊受艰辛。

话说柳毅所得银子四封，俱经化散。欲待回头教学，一时谁家来请？欲求程惠心帮助罢，自觉絮烦，难以开口。仍落得母子两个依旧卖草鞋为生。

一日，柳毅在南罗镇上卖鞋。见一个行客，站在店门口前，问道：“你这草鞋，要多少钱一双。”柳毅答道：“要二钱一双。”那人道：“三百不也罢了！”柳毅道：“实不勾本，暂当发市，就卖双给你。”那人把柳毅仔细一看，问道：“尊兄，你不是个卖草的人，如何做这样生意？”柳毅道：“事出无奈，故而如此。”那人道：“看尊兄，好像个发过身的。”柳毅道：“身虽发过，无济于贫。”那人问道：“兄是那科的？”柳毅答道：“是上科的。”那

人道：“弟也是上科的。这等说，咱两个系大同年了。”

那人就把柳毅让到店里，坐下。问道：“年兄是那里人？”柳毅答道：“弟贱姓柳，是朗州府武陵县人，住在梅花村内。”柳毅问那人道：“年兄籍贯何处？”那人答道：“弟姓商，名璉，是廉州府合浦县人，住在昌平集上。”那人问柳毅道：“年兄家中还有何人？”答道：“还有家母，已高年了。”

那人道：“你我既系同年，不啻兄弟。相兄仪表，日后定不以一标终局。目下如此颠沛，弟实代为痛心。别无可赠，暂助白银二十五两，以为柴米茶果之资。”柳毅不受，那人不准。柳毅无可奈何，只得收讫。彼此写了籍贯，叙了齿录。柳毅再三致谢而回。

来到家里，庄氏见柳毅有二十多两银子，问其来由，说道：“这是天无绝人之路，我儿以此作本，买些笔墨纸张，外边游学去罢！勿坐视山空，再像从前。”柳毅答道：“孩儿亦想要这样。”

但不知柳毅在外游学如何，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三回 山阴岭借宿订喜耦

话说柳毅得了二十五两银子，把家安点了安点。剩余若干，拿到武陵县内买了些笔墨、纸张、耳碗、汗巾等物，就往岳州、澧阳一带游学变卖去，至月余，也落得二三两银子，回来奉养母亲。这正是：

只因家无柴和米，那顾身历水共山！

柳毅在外游学，正当七月天气。余暑未尽，大雨犹来。一日清晨，从安乡县起身，走到山阴岭前。你说这个岭好不难上，一高一低，从红日初升直走到时近傍午，方才上得岭来。缘定石崖，走有里许。见一块石板，其大如牀，其平如砥。旁有垂杨四株，蕃阴下罩。前边长着许多花草，甚是幽雅，又极凉快。柳毅就坐在这石板上歇脚，望下一看，如在半虚空中。一时兴动，取出笔砚，作古风一篇，道其景云：

峭石壁立步难投，侧耳只闻涧水流。

攀藤费尽百般力，只身始登峻岭头。

岭头上与霄汉通，峦嶂悉被白云封。

虎豹敛迹显有象，蛟龙遁形潜无踪。

绿树苍茫遮红日，黄花烂漫映青松。

君不见：

洞可栖仙似三神，穴可藏书赛二酉。

猎夫担禽巔上来，牧童骑牛岗下走。

岭间佳趣准赏玩，畅怀何须沾美酒！

柳毅诗才赋完，一时神倦，倒在石板上睡去。及至醒来，满天云雾，并不知道是什么时候。只见西北一带电光闪闪，雷声轰轰，渐来渐近。欲下山去，恐赶庄不着；欲在山上，雨来人无处躲闪。前瞻后顾，甚是作难。心中又一转想着：“或者岭南有避雨处也未可知。”就转过岭头，向东一看，远远望见一个草门，内有茅屋三座。柳毅喜道：“这却是家人家，何不向彼投去？”就掇着他的货物，直往东走。

走到门口，叫声：“有人么？”从里面走出一个老妈，年纪不过五十。开门问道：“是做什么的？”柳毅答道：“小生游学到此，大雨忽来，无处可躲。特投贵宅，暂歇片刻，雨住就走。”老妈道：“这却无妨！请相公内边屋里坐。”

柳毅进去，老妈仍把门关上，让柳毅中堂里坐定。当时献上茶来，老妈问道：“相公是何处人？”答道：“小生是朗州武陵县人，住在梅花村内。”又问：“尊姓呢？”答道：“小生姓柳。”又问：“家中父母俱全吗？”答道：“只有家母，先父去世数年了。”又问：“贵娘子多大了？”答道：“拙荆前岁亡故了。”又问道：“可曾再续否？”答道：“小生家道贫寒，一时安能说就！”又问道：“相公可曾发过吗？”答道：“虽经发过，犹之未发。”老妈道：“相公这等妙年，兼以蒙过乡荐，有女家不肯招以为婿，可谓有眼无珠了。”

柳毅问老妈道：“夫人贵姓？”老妈答道：“老身姓寅，先夫寅文炳，去世已久。只一女儿，名唤虬儿，同老身在此度日。小女今岁十八，尚未许人。适值上亲家去了，数日还未回家。相公既系鳏居，老身斗胆上攀，愿以小女奉侍巾栉，意下若何？”

柳毅答道：“萍水相逢，夫人盛情，如何敢当？”老妈道：“山间村俗，相公未见小女的容颜，怎肯轻相许诺？彼此有心，从长商议。”

话才说完，大雨盆倾，直下了三个时辰方才住点。忽然风吹云散，露出一轮明月，从东而上。老妈就在两边房里收拾牀铺，柳毅宿了。老妈亦关门睡去。

柳毅心里度量：“这是个什么人家，母女两个敢在这深山中居住？且素不相识，却慨然以女儿许我，甚属蹊跷。”左思右想，翻来覆去，总睡不着。

到了三更时分，月光上升，满院明亮。忽听墙外风响，如有人进院一般。

柳毅起来，从窗棂内往外一看。见个素装女子，骑一黑虎，从空而降。那女子叫道：“母亲，开门！孩儿回来了！”老妈起来，把门开了，问道：“你为何数日不回家来？”答道：“孩儿巡山已周，闻说西域王母于八月十六日大会群仙，孩儿欲赴蟠桃盛会。走到半路中间，遇着文殊菩萨。说孩儿道业虽深，俗缘未尽。还该在人间享三十余年荣华，方才归成正果。这会儿还赴不得。所以回来，住几日。”又问道：“西厢内似有人窥看，是谁住在这里？”老妈答道：“是个游学的，姓柳。”那女子道：“可是武陵梅花村柳毅吗？”老妈道：“想必是他。”女子道：“母亲为孩儿择配，多不称心，此人断不可当下错过！”老妈道：“我已提及，彼尚未应。明晨再作计较。”母女两个进入屋中，把门关上。

柳毅到了次早，起来要走，老妈留道：“山中别无可敬，聊具盘餐，以尽主情。”就着虬儿送水一盆巾一幅给柳毅洗脸。柳毅抬头一看，只见虬儿：

腰如临风杨柳，面似出水芙蓉。金莲三寸等弯弓，两目光觉光静。差同羞花闭月，堪拟落雁流莺。结缘何须系赤绳，早把心神牵动。右调《西江月》

柳毅见了虬儿的姿色，早有些欣羡之意。脸已洗完，老妈让他在中堂坐下，说道：“方才送水的就是小女，可配过相公吗？”柳毅道：“令爱丰姿绰约，小生殊觉形秽。”老妈道：“夜晚所说结亲一事，可肯应承否？”柳毅道：“夫人既不下弃葑菲，小生敢不上阴丝萝！但路途遥远，家无日用，聘娶之资，苦无所出。此中尚须酌度。”老妈道：“老身志在择一佳婿，增光门楣，并不苛求六礼。但着小轿一乘，亲来把小女迎去，这就是了。家无余钱，断不可过为铺张。”柳毅道：“老夫人如此相谅，小生自应允从。”就转身谢过老妈，老妈回答道：“矣婿娇客，老身焉敢当礼！”说罢，排饭款待柳毅，无非山鸡、野兔、豕醢、鹿脯等品。

饭毕，柳毅取出湖笔一封、徽墨一匣、耳挖一支、汗巾一条，递与老妈。说道：“小婿道途仓促，未暇备礼，聊具不腆，以代聘仪。”老妈接过，送入里间，叫虬儿收住。随后拿出绣囊一个、红笺一幅，递与柳毅，说道：“此囊系小女亲手纂成，笺上诗句系小女亲笔所作。矣婿带去，以为凭信！”柳毅接在手中，先把诗句一看，上写道：

吹箫引凤事诚遥，射屏结缘材可标。

织女下机河畔待，再望七夕填鹊桥。

柳毅看毕，暗喜道：“此女不惟有貌，兼以有才，真堪为吾嘉偶。”遂与老妈约定：八月二十六日来娶。老妈亲送柳毅下岭而去。这且不题。

却说山阴岭南有座老山，名曰蟠龙山。山上有一个石洞，洞里有个熊精

，颇有些道业，人都呼他为熊大王。他羡慕虬儿的美貌，屡次托媒来说，要娶他去做压寨的夫人。虬儿执意不肯，熊精老羞成怒。意欲坏虬儿母子的道业，却又无法可使。

熊精洞里有他的一个妓妾，叫做灵狐。善于窥人动静，听人言语。就差他不时地来岭头上打探。那日寅夫人与柳毅结亲所说的言语，都被灵狐听去。回来面向熊大王一诉，熊大王大怒。就率领许多山精，来与虬儿母子厮杀。寅夫人终是个女质，屡次敌他不过。就在岳州城里买了一处房子，母子两个搬去居住，改作姓王。熊大王才不敢进城去闹。

话说虬儿母子住在岳州城里，一切媒人听说他家有个女儿，才貌兼全，题媒者不离其门。王夫人道：“我家姑娘生来手上有『柳』字，是与姓柳的系有夙缘。嗣后非柳生，不必来说。”众媒渐渐退去了。

却说柳毅自与寅夫人结亲，而后回到家中。庄氏问道：“你这次出去，所获若何？”答道：“钱虽不多，幸得结了亲事。”遂一一告诉他母亲。庄氏道：“这等人家的女孩，到咱家才能安生。须作速娶来，与我作伴才好。”柳毅道：“孩儿已约定下月二十六日过门。”

柳毅就制了几件头面，做了两套衣服。到得八月中旬，雇了一乘小轿，亲自领着，直投山阴岭去。走了几天，已到岭上。记得原旧去处，走到跟前。宅房俱没，只剩得一个石洞，洞门半掩半开。往里一看，有些烂柴，门外堆着些骨头，却原来是个虎窝。

柳毅正发疑闷，旁边一个猎户高声喊道：“别往里看，里边有虎！”吓得柳毅撒身跑回。猎户问道：“相公，你是要做么？”答道：“此处有个老妈，姓寅，上月间曾在他家避雨一宵。今日过此，特来看他。是搬在那里去了？”

猎户道：“此处历来没有人家，往日有两只母虎，居此洞中。一个是娘，一个是女。夜夜出来，步罡拜斗，修了不知多少年。时常变成妇女形状，在岭上行走。他不伤人，人也不想害他。他却能镇山岭，左近山中近些年来并无大虫。自他两个走了，这几天山中大虫成群，午后就出来害人。这洞中现有十数多只，相公作速下岭去罢！少迟，恐为所伤。”

柳毅听说，吓得出了一身凉汗。心中怅然，就在洞旁石壁上题诗一首，道：

坐依石壁听松风，翘首再望岭头东。  
素装仙娥何处去？茅庐数椽迹成空。  
巫山如故阳台渺，桃源犹有路莫通。  
回忆从前订约日，宛似南柯一梦中。

柳毅题诗已完，下得岭来，落在店中，写封家字，叫跟来的人带回。自己到澧阳城内，买了些货物，仍旧逐处游学去了。

一日，游到沔阳城西一个庄上，这庄叫做齐家坊。天色已晚，赶店不及，就在庄里寻宿。见一个老人坐在门口，柳毅向前道：“小生姓柳，游学天晚，赶店不上。望老先生借座闲房，暂住一夜，蒙情不尽。”那老人道：“我路南有闲房三座，尽可住了。但里面不静，你未必敢去。”柳毅道：“我常常出门，胆子极大，并不怕么！”齐老人道：“你既然不怕，我就送你里边去睡。”柳毅跟着那老人，进来一看，却是三座瓦房。正房中间，有现成小牀一张。柳毅道：“这却甚妥。”齐老人叫人送过一壶茶来，向柳毅道：“适值小儿夜间赴馆去了，若他在家时，定叫他来与你作伴。”说罢，齐老人退去。

柳毅就在牀上睡了。天气尚热，前后门并没关煞。睡至半夜，微有月色。见一个人眉毛长有寸许，走到牀前，笑着说道：“柳孝廉，你我有缘，明日务带我武陵去看看。”柳毅全然不怕，亦不答言。那长眉人就在牀边上坐下。

少顷，从外又进来一人。纱帽圆领，黄袍玉带，叫道：“长眉，中堂内有生人气，你看是那个贱奴在此搅闹？速速给我拉出去！”长眉答道：“不是贱奴，却是贵客。”那人向前一望，惊走道：“果是贵客！我且回避！”直奔西厢内去了。柳毅问长眉道：“方才来的，是何鬼怪？”长眉答道：“并非鬼怪，乃金精也。”柳毅问道：“埋在何处？”答道：“在西厢牖下石匣内。”说罢，长眉人也同归西厢而去。

到了天明，齐老人进来，问道：“夜间曾见鬼否？”柳毅答道：“并无甚鬼。西厢南牖下有金子一匣，是他成精作怪。何不着人掘出？”齐老人叫了人来，果于西厢南牖下掘出一个石匣来。开匣一看，内有黄金五百余铤，齐老人从此大富。拿出十铤来酬谢柳毅，柳毅不受。让之再三，就中取了一铤。两翅甚长，约有三十多两。齐老人留柳毅住了一天，彼此叙谈。方说他儿子也是个孝廉，柳毅却以未曾见面为憾。

却说柳毅得了这铤金子，回到家来，母亲庄氏道：“吾儿误寻虎女，幸没娶来，却是咱家造化。”柳毅把金子一铤交与他母亲，庄氏道：“前年拾银四封，不能享受。今又得金一铤，断勿终致消耗。”遂叫柳毅把这铤金子兑换成银子，从容度日，再不外边游学去了。

未知柳毅后来如何，再看下回分解。

#### 第四回 涇阳陂寄信结奇缘

话说柳毅得了这宗金子，日用微觉从容，遂把功名一道从新提起。到得来年，就是一个科分。柳毅把家安妥，辞拜了母亲，早赴长安而去。到了方中，雇了下处，日夜留心读书，静候进场。这且莫题。

却说长安东有道涇河，河中有个龙王，姓敖，名虔。所生二子，长名慧郎，次名痴郎。敖虔与洞庭湖大王辰熙常同伴行雨，两个相交甚密。辰熙有个女儿，名唤螭娘，就许配了痴郎。

敖虔宫内有个婢女，叫做鰲儿。人材丰俊，心计诡谲。从小与痴郎有染，长至成人，亦时与敖虔私通，龙婆并不能拘管。螭娘过门之日，鰲儿恐其夺宠。把痴郎叫到一边，说道：“方才在新娘房里，听见他骂你。”痴郎问道：“他骂我什么？”鰲儿道：“他说你系螯精，怎堪上配龙女。”痴郎道：“果然吗？”鰲儿道：“我从几会说谎话来？”痴郎信以为真，怒道：“贱人欺我太甚！我今生誓不与他成亲。”从此别牀异铺，并不近螭娘的身边。螭娘向他说话，痴郎并不答理，惟与鰲儿纵情恣欲，竟似未曾娶过亲的一般。鰲儿心犹未休，还要置螭娘于死地。这正是：

须下毒中手，方得分外欢。

却说涇河水中每年出宝珠一颗，涇阳君祝寿玉帝，定执此珠为礼，俱叫龙婆收着。龙婆一日拿出来看，不知不觉被鰲儿窃去，暗放在螭娘头面箱中。

及玉帝寿期已到，敖虔向龙婆来要此珠，那里还有！敖虔把龙婆百般打骂，如何还找得出！鰲儿插嘴道：“大王却不必着急！二娘子头面箱里有颗珠子，何不要来看看？”敖虔就叫龙婆向螭娘来要，螭娘道：“娘家并未陪我珠子，箱子里有什么珠子？”鰲儿道：“有与没有，把箱子拿来大王看看，何妨？”螭娘执意不给，却被鰲儿强力夺去。把箱子拿到中堂，打开一看，那珠子果然在内。敖虔大怒，骂道：“这等贱妇，欺压吾儿，抵盗吾宝，要作何用！立即逐出门外，叫他在涇阳坡中以牧放囚龙为事！”螭娘有口难诉，再不准她回家来了。鰲儿大遂其愿，就与痴郎明铺夜盖，直同夫妇一般。这且莫题。

却说柳毅应试长安，场务已毕。候至揭晓，因诗腰偶倒一字，落第而归。一日走到个书房门前，柳毅向里一看，门上悬着“育英斋”三个字的一面匾额，下贴对联一付：

绛丈流风邈，琴堂化雨新。

柳毅看了，心中喜道：“这定是位名师，何不进去一谈，以抒闷怀？”走至屋中，先生不知那里去了。几上有未就的诗稿一幅，上面写着两句：

卧牛觉阴短，栖凤嫌叶长。

柳毅问道：“此诗何人所作？”其徒答道：“是家师。因院中竹子，偶成佳

句。下边竟绝对了，外去构思，不知几时才回。”柳毅道：“对有何难？”遂拈起笔来，足上两句以相嘲云：

节外琼森枝，腹中苦无襁。

武陵柳毅续貂

诗已写完，心中笑道：“荒塾村师，如此不通！还敢误人子弟！”仍出门而走。

往前走到泾阳陂边，见一个放羊的少妇坐着啼哭。你道这个妇人是怎么打扮的？

容颜妖娆，坐陂边，哀音缭绕。姿近王嫱，年还小；态似郑旦，女中真希少。泪眼怎开，秋波漾，啼口半掩辅颊好。含冤负恨有谁晓？赍咨涕泣，意欲向人表。

右调寄《醉落魄》

却说柳毅来的渐近，那妇人收泪站起，问道：“相公，你莫不是武陵县柳郎吗？”柳毅答道：“小生正是。”那妇人道：“妾有一事相烦，望相公万勿辞，柳毅问道：“娘子有何事？若可效力，断不敢辞！”那妇人道：“妾乃洞庭君之女，与泾阳君次郎为妻。被婢所谮，逐出在此。烦相公捎书一封，叫我爹妈好来救我。”柳毅道：“这却不难，但洞庭君深居水府，书从何处投进？”那妇人道：“相公回家定过洞庭。洞庭湖北岸有龙王庙一座，庙后有大橘子树一棵。你走到那里，把橘子树重击三声，水中就有人出来照应。”柳毅道：“既是这样，速写书来！我好带去。”那妇人忙把裙上白绫扯下了半幅，咬破指头一个，就写了血书一道：

不孝女螭娘叩禀父母大人膝下：儿自嫁至敖门，不幸被婢女鰥儿陷害。始见恶于丈夫，后触怒于公婆。逐出陂外，看守牧羊。夜里不避风霜，昼间缺乏衣食。万般苦状，难更仆数。见字速来相救，稍迟则儿命休矣！临启曷胜翘企之至！

螭娘把书写完封好，交与柳毅。屈身拜道：“千万奉托，切勿相误！”柳毅答道：“些须小事，娘子放怀！”

柳毅带着这封书子，往前走去。走了些时，已到洞庭湖北岸。岸上果有座龙王庙，庙后果有棵橘子树。柳毅去把橘子树击了三下，立时从水中出来一个夜叉，问道：“是做什么的？”柳毅答道：“是要见大王投家书的。”夜叉道：“相公少待！我先去禀知大王，再来请你！”说罢，复跳入湖中去了。

住有半顿饭时，只见湖水两开，从中现出一条干路。夜叉上来说道：“大王请相公里面相会！”柳毅跟定夜叉，向前直走。不多时，已到水晶宫前。你说这宫，好不耐人观瞻：

但见门墙高耸，殿宇巍峨。东廊西厢，无非琉璃碧瓦，红墙斗拱画栋雕梁。檐前铁马，触洪涛而无风自响，扉上铜驼，映清流而昏夜常明。视虬祁之规模，尤觉宏整；较阿房之形势，倍增壮丽。真乃海藏龙宫，不同帝居王府。

那夜又把柳毅领到殿前，早有位大王白袍玉带、金冠皂靴，在上相候。看见柳毅，降阶相迎。同到殿上，叙礼让坐。那大王问道：“先生尊姓？”柳毅答道：“晚生姓柳。”又问道：“从何处来？”答道：“从长安应试而来。”又问道：“带的何书？”答道：“晚生路过泾阳，陂前有一个牧羊的少妇。他说是大王的令爱，特修一书，托晚生带来。”就把书子呈上。洞庭君拆开一看，长叹道：“此皆老夫之罪也！”又从背靠后转出一位大王，黑袍玉带，紫袍皂靴。过来与柳毅见礼，就在洞庭君右首坐下。柳毅问洞庭君道：“这是何人？”答道：“此乃三舍弟，号为钱塘君。”洞庭君向柳毅说道：“老夫适有要事，暂着舍弟奉陪。先生万勿见怪！”柳毅道：“大王有事自管照料！”洞庭君退去。

却说洞庭君转到别殿，坐了公座。把令牌一击，大小水族俱来听令，就差了鼉元帅、鼉将军、鲋总兵、鲂督司四员大将，率领三千水族，直往泾阳进发，去救螭娘。

洞庭君又修了一道本章，上奏玉帝。其本云：

盖闻万化原于闺门，人道始自夫妇。此名分所宜正，而嫌疑尤当别也。敖虔父子，听奴婢之唆拨，逐匹俚于野外；昧家主之体统，图聚尘于宫中。有玷风教，取戾纲常。臣已统兵剿没，用彰天讨。擅兴之罪，疏奏候旨。

玉帝批道：“敖氏颠乱伦常，理应剿灭。泾阳河水府事，暂着辰杰代管”。洞庭君接旨已过，仍转回大殿，与柳毅彼此叙谈，这且不表。

却说泾阳君敖虔，领着慧郎，往极西国行雨，只剩得痴郎在家守宫。八月尽间，天还不甚凉。痴郎领着鰪儿，在一个内书房里赤身露体交媾起来，无所不至。忽看门的老蟹进来禀道：“从东南来了一枝人马，好像洞庭大王那边来给二娘出气的。少爷当作准备？”痴郎道：“料他不敢。若是来接那贱人，叫他陂前去接罢！并不必进我门来。”老蟹唯唯而退。

说话终间，四员大将已把看门的老蟹杀讫，将闯至书房门前。鰪儿见势头不顺，衣裳并没及穿，赤着身子，往外就跑。早被鲋总兵揪住头发，不能动转了。痴儿见鰪儿被擒，手执大刀，出来交战。被鲂督司一脚把刀踢落在地，着人背后绑住。四员大将直入后宫，把龙婆并慧郎夫人俱各梟首。转回殿上坐下，叫痴郎跪在一边，把鰪儿拉翻在地。着人行杖，五板一换，直打得两臀肉尽，方才歇手。又抽出脊筋，取出肝肠，然后把痴郎杀死。宫内一切水族，并没走脱一个。

却说敖虔父子，行雨已毕，回至半路，耳热眼跳，甚是惊恐。意料家中有事，极力赶来。刚到门首，四员大将从宫内走出。鼍将军看见，没用分说，过去一刀一个，俱各杀了。又进入宫里，放起火来。才统领水族，往陂前去接螭娘。按下不表。

却说柳毅与洞庭君兄弟两个正在殿上坐着说话，忽见一条赤龙，驼着一红装女子，腾空而来，落在殿前。那女子一见柳毅，叩头相谢，向洞庭君道：“柳君系孩儿的大恩人，父王断勿轻待！”洞庭君道：“老夫感佩在心，何烦女儿相嘱！”那女子走入后宫而去。

午刻，宴柳毅于碧霄殿，单着钱塘君相陪。旨酒佳肴，人间并未经尝过。席终，柳毅告辞，钱塘君留道：“先生才到寒舍，少歇一宵，明晨着人送出湖去。弟还有一言冒渎，须得晚间相商。我暂且领先生外边去走走。”

柳毅同钱塘君出了宫门，到了一园中。异树奇花，不可胜数。当中有座亭子，上悬“照远亭”三字。进入里边，上悬着大镜一块。柳毅问道：“此镜何用？”钱塘君道：“这镜能远照万里，后照百年。先生请近前照照！”柳毅听说，过去一照。见一个大池，池内两条老蛟，锁在铁柱子上。柳毅问道：“这系何故？”答道：“此乃悍蛟，日后定作大孽，暂且锁禁在此。”又看见二座大山，山上有一只大虎、数只小虎，咆哮跳梁。柳毅若有惧色，钱塘君道：“此虎虽恶，终属有人拘管。先生文武全才，上山伏虎豹，下海擒蛟龙，时来正借此显名当代，何故作此怯懦情状？”说完，回到宫来。

天色已黑，涵光轩内，点上灯烛，摆上肴核。从此洗盏更酌，彼此谈心。钱塘君道：“老夫闻先生诗才最好，愿聆佳作，以开鄙怀。就以洞庭湖为题，韵限庚字。”柳毅略不推辞，开口咏一诗，道：

巴陵胜状在洞庭，气象千般莫可名。

朝雾潜通云梦域，晚烟隐射岳阳城。

平流何待中秋月，内伏神龙水自清。

勿羨禹功明德远，安澜同致历万庚。

钱塘君道：“先生过奖！愚兄弟安敢上拟神禹！”柳毅问道：“大王欲与晚生相商何事？敢请说明！”钱塘君道：“舍侄女新寡，慕君高义，愿充下陈，望先生笑纳！”柳毅心中暗想：“山阴结婚，徒成画饼。这如何还敢认真？”答道：“大王见爱，晚生心感。但家有老母，尚须禀命，暂且相辞。”钱塘君道：“先生既不敢自专，小弟亦难以相强。果系有缘，终须后会。”晚上，就照管柳毅在湛然居中睡去。

次早，柳毅要走。洞庭君道：“先生不必过急，饭后定送先生出湖。”少顷，见一鳧婆，手托金盘，盘内盛一珠子，送至洞庭君前。洞庭君道：“小女

蒙君大恩，无以为报。聊借此珠，以伸微情。日后明珠还浦，始见先生与小女原非陌上人也。”柳毅把珠子收讫，随后饭到。饭过，洞庭君道：“愚兄弟亲送先生出湖！”于是，携手同行湖底，仍开出一条干路。走有里许，已登湖南岸上。洞庭君道：“先生既扑正路，愚兄弟从此作别了。”说罢，彼此一揖而散。

柳毅往前走不多时，已到梅花村前。进得门来，参拜了母亲，就把所遇龙女之事说了一番。庄氏道：“你前年所遇是虎，今年所遇是龙。云龙风虎之从，定主功名显达之兆。可惜我年已衰老，未必及见了。”柳毅道：“母亲自应寿比南山，何必以此为虑！”

那料大限难逃，住有月余，庄氏竟自故去。发送已过，柳毅落得一空如洗，并无半点倚靠。贾庆长夫妇诸般照应，自不必说。

但不知柳毅几时才好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五回 合卺夜新婚溯旧约

话说柳毅在家守制，到了三年服满，又是个会试的年头。程惠心向柳毅道：“今岁大比之年，为何不打整上京？”柳毅答道：“手无分文，如何去得？”程惠心道：“所费几何？盘缠无妨，全在我身上！”柳毅谢过。到得次日，程惠心送来白银一封，催促柳毅起身。柳毅得了这宗盘缠，拜辞了岳父、岳母，复望长安而去。

一日，船过洞庭，回想从前结婚不允，心下未免有些后悔，因作五言律诗一首：

烟波犹惟旧，景物已非前。  
俯瞰龙室幽，空怀女装妍。  
吉期无从纳，结缡在几年？  
灯下谈心夜，胡甘负良缘！

诗已咏完，柳毅把草稿掷入湖内。当时风飙忽起，船走如飞。八百里湖面，那消半天，已经过去。柳毅过得湖来，到了长安，雇下寓所。场期尚远，在家静候。

一日，天气晴朗。出去街上游玩，走到一座吕祖庙前。见山门上贴着“预决魁元”四个大字，暗想道：“这定是算命先生，何不进去看看！”就走入山门内，来到了大殿檐下。见个算命先生，坐在那里。旁有一人，年纪未满四十

。写出八字，正叫他推算。柳毅却仿佛认得这人，却不好上去惊动，只在下边远望。那算命先生把那个人的八字接过一看，说道：“大爷，你见今文昌星押运，兼以日犯岁君，定主利于场屋。且喜得贵人相助，今科断无不发之理。吕祖神签甚灵验。何不讨上一签？”那人听说，连忙走到神前，双膝跪下，把签筒一摇，当时跳出一支，系上上签，其占语云：

功名非易就，大器待晚成。

钓叟来后车，耕夫任阿衡。

经过磨练苦，方受簪缨荣。

鹏搏程在望，何须问君平？

那人看了签帖，算士道：“卦与签同，高发后我定要取扰。”那人道：“倘得侥幸，自应重酬。”下了殿廊，往外就走。

柳毅过去，深深一揖，道：“商年兄一年纳福！”那人答道：“年兄，你何人？弟却忘了！”柳毅道：“南罗镇店中，助弟白银二十五两，不是兄吗？”那人道：“这样说，你就是武陵县梅花村柳年兄了。”两个重新叙礼，转上大殿台来坐下说话。柳毅问道：“商年兄，寓在何处？”答道：“寓在贡院街西头辰太太家。”商璉问柳毅道：“年兄，贵寓在那里？”答道：“住在荷花巷王东山家。”柳毅向商璉道：“适才见年兄所算，今科一定要高发了。”商璉答道：“算卦之言，难得认真。但这位先生算得详细，年兄何不也叫他算算？”柳毅道：“弟之命薄，不如不算为妙。”那算士接口，说道：“这位大爷，你虽不算，我却给你相定了。你二十五岁以前不免受些颠沛，目下天喜、天贵两个吉星儿于眉间，室家完就、功名显达，俱在眼前了。”柳毅道：“多谢先生相夸！小弟安敢望此！”说完，那商璉就同柳毅出了庙门，各归寓所而去。从此，商生和柳生你来我往，逐日不离。

转眼已是进场的日期，柳毅买了场具，制了果饼。进入场内，坐的是腾字八号。住了一会，见个人进来找号，就是商璉。柳毅看见，慌忙接过场具。领到号里，他是腾字九号。两个收讫了号房，搁了场具，就在号胡衙里坐下说话。直说到二鼓以后，才各入号房睡去。睡不多时，号军已把题旨挨号送到。柳毅看清题目，首一道题是“初日照高楼”，韵限“尤”字。第二道题是“紫陌阅行人”，韵限“真”字。第三道题是“秋稼如云”，韵得“云”字，静坐构思了一会，正要展卷起草，忽听得隔号商璉若有病声。柳毅过来问道：“年兄为何这样？”商璉答道：“偶得陡病，甚不舒坦，惜难完场了。”柳毅道：“三年一次，甚非容易，岂可当下错过！年兄且静养身子，操笔之事全在小弟身上，何如？”商璉答道：“如此蒙情不尽！”

却说柳毅把自己三首应制的诗早早做完，誊起收在卷袋里面。又替商璉做

诗三首，亲自送去，说道：“年兄，弟替你做完了，不知能书写否？”商璉答道：“这会子我渐觉好了，誓必亲手，才不误事。年兄少候片时，等我誊完，好同你交卷出去。”柳毅仍归本号而坐。

却说商璉把三首展开一看，真是千金难买，一时喜欢，病就全好了。研墨挥毫，立时誊上，遂同柳毅交卷出来。及至到了揭晓以后，商璉中了会元，拉了词林；柳毅中了第八名进士，做了部郎。

一日，大会同年，众进士齐集一处。有报喜人进来禀道：“柳老爷已补衙门，先来禀告，再往家里去报。”柳毅答道：“这就是了，不必劳你去罢！”众同年道：“年兄差了，你在京夸官，何不扳去，叫年嫂也喜欢喜欢！”柳毅道：“弟已鳏居数载，家下委系无人，不必去罢！”众人道：“年兄，既经高发，室家断不可少。就在京中娶一位也罢了！”柳毅道：“弟乃寒家，谁肯寻我？”商璉道：“这是一桩要事，弟当为兄图之。”席终，众人俱散。商璉道：“柳年兄，明日饭后，务在下处等我，断勿外出！”柳毅应允，彼此各别去。这正是：

幸值红鸾照当命，早有冰人来提媒。

却说商璉次日来到柳毅下处，问道：“年兄失偶，是实话吗？”答道：“果然这样。”商璉道：“弟房主辰太太家有个闺女，年纪二十以上。昨前同他母亲出来上庙，我曾见过。人才甚好，是个太太的气象。我代为年兄一提，若何？”柳毅道：“这是年兄的美意，只恐辰家未必应从。”商璉道：“年兄放心！弟自善为调停，务使归落君手。”柳毅道：“年兄既然相为，小弟自应心感。”

商璉回到下处，买了八色厚礼。次日早晨，着人送入院中，说：“商老爷在此高发，虽系人杰，实由地灵。特具微物，致谢太太。”辰太太说道：“商老爷盛情，老身本不敢当。但过却涉于不恭，暂且收下。”就写了一个回帖，道：

午刻一饭候教。辰室虬氏端拜

及至到了午间，辰太太就在住室当门设席，款待商璉，自己在旁相陪。商璉问道：“太太宅上还有何人？”辰太太道：“只有一女，年过二十，尚未许人。择配一事，老身甚犯踌躇。不论家之有无，路之远近，务得一佳婿，才觉甘心。烦先生代为的意，千万奉托，感佩不忘！”商璉道：“太太既有此意，敝同年柳兄，是郎州府武陵县人，今年二十六岁。品格学问，俱足服人，现在失偶。晚生欲为令爱作伐，不知太太肯否？”辰太太道：“这却甚好，老身无不从命！但路途修阻，不知小女意下如何？晚间再作商量，明日饭后定去回信。”商璉席终而出。

到了次日饭后，辰太太把商璉请到中堂，说道：“蒙先生美意，老身已与小女相商，他却甚愿结亲，实是不易的了。但老身寄居京都，离家太远，妆奁无人制办，这话也须先要说明。”商璉道：“柳年兄亦系客居，断不责备。”辰太太道：“既是这样，先生就回信那边，叫他择期换柬，作速过门罢了！”商璉回信给柳毅，柳毅致谢不已。换过庚帖，就议定十月十六日过门。

却说柳毅亲虽结妥，聘娶苦于乏钱，未免有些作难，却又不好向人开口。同年中有一人姓齐，名岱，窥透其意，向商璉议道：“柳年兄喜期渐近，手中大乏。弟与年兄出一知单，代为一敛，以当相帮，年兄看该怎样？”商璉道：“弟亦久蓄此意。”两个就出了一个知单，上写道：

克果柳年兄，合卺有期。凡我同人，理应庆贺。每人务各助银二两，以备花烛。愿随者请书台号于左。

年眷弟商璉、齐岱同具

话说知单一出，住有半月，就敛银子三百余两。齐岱交与柳毅，柳毅与齐岱细谈，才知他即系澧阳城西得金齐老人之子，从此相交甚好。柳毅得了这宗银子，甚为感谢，就制办了些衣服、头面，托王东山给他雇了一处房子。

到了十月十六日，就把螭娘娶进门来。是日三百个同年，俱来贺喜。柳毅应接不暇，一天并没还到新人房内看看。

晚上客散，柳毅回到洞房。正要进去，近前一看，那螭娘却把里间屋门双手关上，说道：“朱陈结好，原因慕君才学。今以『几上素琴』为题韵，限『纶』字，彼此联句作诗一首，方让进我房来。”柳毅道：“这有何难！”遂口咏一起句道：

欣逢焦尾列筵前，毅聊把柔丝续断弦。螭声奏午鹤韵已邈，毅操称孤凰调犹传。螭高山一曲知音少，毅终阙更张意堪怜。螭在御幸歆今夕夜，毅结缘早兆赠珠年。螭

柳毅道：“玩娘子的诗句，你莫非洞庭君之女吗？”螭娘把门一开，说道：“是与不是，请郎君自认！”柳毅进来一看，真是一位绝世佳人，较涇阳相见之时更俊百倍。柳毅问道：“嫁娶大事，洞庭君何不亲来送你过门？”螭娘答道：“妾父系有职守，不得擅离寸地。故着母亲寄居此处，使妾配合郎君。对月以后，也就回去了。”螭娘转问柳毅道：“妾所赠明珠一颗，原示半尘不染之意。郎君尚收着否？”柳毅答道：“明珠现在，半尘不染恐未可必。”螭娘笑而不答。是夜夫妇二人情意绸缪，妙难备述。柳毅才知螭娘名虽再醮，原系处女。

过了三朝六日，已是对月。辰太太把螭娘接回家去，住了几天。亲自领着送来，对柳毅嘱咐道：“妇人义主顺从，凡事必须禀报丈夫，不得专任己意。

彼此相敬如宾，冀缺之妻，所以见称千古也。倘怠肆骄矜，貽讥反目，今生休想再进吾门。”螭娘答道：“母亲之言，孩儿敢不遵禀！”又向柳毅道：“《易》有之：“夫夫妇妇，而家道正。『嗣后小女倘有差失，贤婿自管督责，断勿过为寅容，致乖妇道。”柳毅答道：“岳母素有闺训，令爱何至如此！”辰太太晚间回去，次早柳毅着人去请，已走无踪影了。

却说螭娘嫁了柳毅，恪守妇道。将近三年，并没生长一子，向柳毅说道：“相公年届三旬，还无子嗣，何不再娶一房，以图生产？万勿为妾所误！”柳毅道：“子之有无，关乎天命！贤妻年尚未老，下官岂肯轻做这事，貽笑旁人？”螭娘道：“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先人宗嗣，安可甘听斩绝！相公虽顾大体，妾实不忍坐视。回到娘家，代相公再娶一房何如？”柳毅道：“这是夫人的好意，但你娘家住在水底，如何送你回去？”螭娘道：“这却不劳相公相送，妾自乘便去罢！”住了几天，雷雨之下，从前那条赤龙仍把螭娘驼去。

未知螭娘回去如何，再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六回 莫雁晨佳人办才郎

话说螭娘回到湖来，洞庭君夫妇一见大惊，说道：“女儿，你既系有家，应从夫度日，何得无故而回？”螭娘答道：“孩儿此来，一则归宁父母，二则正为柳郎。”辰太太问道：“这是怎说？”螭娘答道：“孩儿奉侍柳郎，已近三载，并未得生得一男半女。恐他为我所误，故回到家来，替他再娶一房，好叫他上接宗脉。”洞庭君道：“这却做得甚是！咱宫中婢女颇多，俟回家时，拣好的带个去罢！”螭娘道：“一切婢女，那堪入选！柳郎另有夙缘，久经失迷孩儿欲代为寻着，好叫他彼此团圆。”

住了几天，螭娘就女扮男装，扮做柳毅的模样。但见他：

头戴乌纱，身着红袍。腰间玉带，莹洁并日星之光；脚底皂靴，庄拟肖山陵之势。来掷果于车前，俟俏堪拟潘安。觐鸡群其鹤立，风流不减叔夜。真乃翩翩官度，那同泛泛才郎！

螭娘向辰太太道：“母亲，看孩儿可像柳郎吗？”辰太太道：“却也酷似！”螭娘就领了两个家人：一个叫红鲫，一个叫河鲤。带了三百两银子，出了洞庭，直投岳州而来。到得岳州，落了店里，吩咐店主道：“有官媒婆，给我叫一个来！”店主听说，应允而去。

却说岳州城中有一个官媒婆，叫做施巧嘴，他常在乡绅人家走动，适值他在家，还未出外。店主找到他家来，说道：“我店里新下了一位官长，他着我来叫你，大约是要娶妾。这定有些财发，你作速跟我前去！”施媒婆听见这话，饭也没吃，就到店中来。见了螭娘，磕了头，起来在一旁站着，问道：“老爷叫小妇人，有何吩咐？”螭娘道：“下官姓柳，是朗州府武陵县人。系两榜出身，现做部郎。不幸太太去世，家中无人料理。今告假回家祭祖，路过此处，托你给我说一位太太，以便带回京去。事成自有重赏。”施媒婆答道：“老爷既然相托，小妇人敢不留心打听！数日后来回老爷信罢！”

螭娘又拿出文扇一柄，上面写诗两句：

织女下机河畔待，专望七夕填鹊桥。

螭娘向施媒婆道：“这扇子系下官亲笔写的，诗句系下官亲手做的。人也女子有爱中此扇者，这媒就易说了。”施媒婆接过扇子，回到家来，与他伙计商量说：“这是个现任的官员，结亲须要门当户对才好。城里几家乡宦，并无闺女，那里给他去寻？”他伙计答道：“西街上王夫人家还有一位女娘，人家也好，何不那边去说一头？且这位老爷姓柳，安知不正合彼意！”

两个议定，就同到王夫人家来。王夫人问道：“你两个是来提媒吗？”答道：“正是！”王夫人道：“有成的便说，没成的不必开口。我且问你：说的是那家？”二媒婆道：“是外来的一位老爷，他家姓柳，系朗州府武陵县人。两榜出身，现做京官。日下失偶，回家祭祖，路过岳州，要娶一位太太，好带进京去。若不是姓柳，断不敢轻来相渎。”王夫人道：“这却罢了！等我拿拿主意，明日你两个再来候信。”又向施媒婆问道：“你手中扇子，是要卖的么？”施媒婆答道：“不是，这扇子是柳老爷亲笔书写的。人家的姑娘有爱中此扇者，好借此以便结亲。”王夫人道：“你暂把扇子留下，叫我家姑娘看看！”两个媒婆把扇子交与王夫人，出门走了。王夫人向虬儿道：“适才两媒所说，籍贯、家乡的是柳郎无疑了。明日再来，我就应承了他罢！”虬儿道：“既有前盟，岂可更改！若不是柳郎，孩儿的诗句如何写在他扇子上？”

次日饭后，两媒婆果又来问信，说道：“太太主意拿定了么？”王夫人道：“无容再说，叫他择期来换束罢！”二媒婆见王夫人已经应承，就两下里磕了喜头，各得赏银而去。

时正三月中旬，螭娘换过了婚书，就择于四月初十日过门。到了那天，彩轿红灯，细吹细打，把虬儿娶进店来。拜过天地，送入洞房，不题。

却说王夫人先到，把新郎一看，甚是喜欢，那辨真假！惟虬儿心中有些疑惑。午间送饭的女客，不下百有余人。各各俱浑身锦绣，满头珠翠。每人俱有黄金镂成的个“王”字，插于头额以前，见者莫解其意。

晚间客散，螭娘进入洞房。刚才坐定，走过一个丫环，手执诗笺一幅，说道：“这首诗，系新娘亲自做的，呈于贵人过目。”螭娘接过，读其诗云：

佳婿乘龙喜气扬，看君何似一娘行。

今朝虽谐凤凰卜，柳郎恐非真柳郎。

螭娘把诗念完，心中暗道：“这个虎精，倒也伶俐，叫他看出破绽，殊觉不妥。”遂拈笔和诗一首，叫丫环送去，说道：“这系贵人和诗一首，祈新娘万勿见晒！”唬儿接过，看其诗云：

彩凤辇来瑞气扬，俟庭安见是娘行？

将来共占熊黑梦，柳郎依然真柳郎。

唬儿暗暗想道：“你看这诗句，只讲异日，不论当前，这个娇客定是假的了。我就此回去，如何见得母亲？且惹人耻笑！暂且住着，看他带到京去。若无真正柳郎，看他把我置于何处？”螭娘恐怕露出马脚，向前说道：“娘子，今夜夫妻初会，本该同牀。但前妻亡去未久，目睹新人，想起有些不快，暂且各睡。俟回京时，再成亲罢！”唬儿答道：“如此正合妾意！”遂叫侍儿把房门关上，就枕睡去。螭娘亦在外间里，独自就寝。从今后，日日如此。

不觉倏忽之间，已过对月。螭娘雇了车轿，辞别了王夫人，领着唬儿，直投长安而来。王夫人仍回山阴岭去了。螭娘到了长安，落在店里，向唬儿道：“下官先到衙门，再差人来接你。”唬儿应过。

却说螭娘到了家中，见了柳毅，告道：“妾已替相公娶了一位佳人，现在店中。一会接来，成亲只可黑影里，就寝断不可点上灯烛，使他与我斗气。”柳毅道：“下官晓得了。”

起更时分，着人抬轿，把唬儿接进衙门。螭娘先领他到一座暗室内坐下，说道：“钦天监奏道，今夜京城主有火灾，奉旨大门小户俱各禁火一宵。今晚且暗寝了罢！”唬儿信以为真。约有二更以后，螭娘出去，柳毅偷进房来。把门关上，解衣上牀，与唬儿并肩睡去。

到了天明，唬儿起来梳洗，柳毅还没睡醒。唬儿向前一看，这才是西厢下借宿的真柳生哩！暗惊道：“幸无失身于别人，坏我名节，但彼时私见一面，恐柳郎未必还认得我。”就口咏一诗，道：

卧依绣榻候熏风，举日漫望崖岭东。

黛绿仙娥幸在御，茅庐故址何妨空。

巫山犹旧约渐赴，桃源虽迷路已通。

欣幸今宵同枕事，宁云蝴蝶一梦中！

唬儿念完此诗，那柳毅睁眼问道：“娘子，所念的诗句是自作的，还是套来的？”唬儿答道：“是妾从山阴岭洞旁石壁上诗句套下来的。”柳毅道

：“你一个女子，如何就到了那里？”虬儿答道：“妾母子虽居岳州，山阴岭实系故处。”柳毅道：“如此说，你就是寅夫人的女人了。”虬儿答道：“贱妾正是。”从袖中取出耳碗一支、汗巾一条，付与柳毅，道：“此原系郎君聘妾之物，今日仍旧奉还。但所赠之绣囊，不知还存留否？”柳毅答道：“常佩身边，何敢失去！”虬儿道：“妾与郎君，系有夙缘，自应终归君手。但不知替君娶我的是为谁人？妾赠郎君的诗句，为何落在他手？”柳毅道：“不必究问，一会便见明白。”

话未说完，窗外叫道：“相公，快快开门！我与新娘子讲话。”柳毅起来，把门开了，螭娘进入屋中。虬儿一见是个女流，羞得满脸通红，说道：“姐姐，何相戏之深也？妾与相公结亲，有素小轿一乘，尽可把我接来，那里烦得如此周转！”螭娘道：“别无话说。但问妹子：这柳郎可是真的不是真的？”虬儿掩口而笑。从新又摆香案，柳毅与虬儿也拜了天地。又来到中堂，参拜螭娘。虬儿道：“小妹年幼无知，诸事还望姐姐宽谅！”螭娘也道：“论娶之先后，愚姐早占春光；论聘之早晚，贤妹先系赤绳。嗣后不讲谁大谁小，只要一心一计。”虬儿道：“小妹诸事，谨遵娘命。”

柳毅问虬儿道：“昔年借宿岭上，你家姓寅；今日结缡岳州，却又姓王。这却是何缘故？”虬儿答道：“妾母子被熊大王所逼，不能相抗，故避居岳州，改作姓王。相公的娶期，因此耽误。妾知相公定不空返，必有手迹。回去一看，果有律诗八句。留心抄来，时常讽诵，以慰渴望。在岳州住了二年，母亲要把妾送到梅花村中去。妾念聘则为妻，奔则为妾。未经亲迎，私自送去。终系明珠暗投，未免有玷女史。力违母命，所以等至于今，费了姐姐的许多气力。”螭娘道：“妹妹，你的人品这样端方，庶无愧为女中领袖。”柳毅向虬儿道：“娘子，看你的容颜，居然仙子；论你的原身，终属山精。枕席之间，叫下官到底有些害怕。”虬儿道：“龙虎，一也。相公既不怕龙，宁独怕虎乎！”三人彼此大笑。

却说柳毅又娶了这位夫人，商璉听说，又传知同寅，登门拜贺。热热闹闹，住了些时。皇上旨下，把柳毅外放江西抚州府郡守。领凭已过，柳毅因府属太大，要多请几位募宾，然后上任。

螭娘道：“一切公务，有俺姊妹二人，尽可代为恭酌，募宾何必多请！但出做外员，不同内官，必有着己的亲朋，待带几位，是个扶傍。”柳毅道：“家中无人，却叫下官带谁？”虬儿道：“贾家爹娘，独非相公的至亲吗？何不把他接了来？”柳毅道：“二位夫人说的甚是。”随即官了一封家书，带去百金的盘缠，着人往武陵县去接贾庆长夫妇。外又带字一函，请程惠心的安。这且按下不题。

却说柳毅到任，住有半年，大法小廉，弊绝风清。一郡之人，群称龚黄在世。一日，柳毅从省回署。路间正走，忽从空中落下桂花两枝，当于桥前。柳毅着人拾起，莫解其故。归告二位夫人，虬儿道：“妾姊妹二人，俱怀凡胎，将来未必不应在此。”螭娘向柳毅道：“妾等虽系无知，古人胎教之说，窃思遵守，以生贵子。俟分娩后，再与相公同寝罢！”柳毅道：“任从尔便。”自此以后，两位夫人晚间并不当夕。

却说贾庆长夫妇，见了女婿的家书，得了百金的盘缠，就收拾行装，同柳毅的家人直投抚州而来。进了衙门，翁婿一见，叙了许多的家常，甚是优待。两位夫人视庆长夫妇，不啻生身父母一般。庆长夫妇待二位夫人，无异身出的女孩一样。

住有几月，螭娘、虬儿同日同时，各生一子。柳毅大喜，宰猪杀羊，拜谢天地。贾夫人一切照料，无不应心。螭娘之子，起名柳萼。虬儿之子，起名柳华。两位夫人念贾庆长无后，又给他娶了一房。后来也产了两个儿子，庆长夫妇甚是衔感。

不知柳毅在抚州后来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七回 寻铜锤孤儿保性命

话说柳毅在抚州做郡守，那一日夜间，似睡不睡。见一幼童并一弱女，身带桎梏，颈系赤绳，跪在案前，央柳毅救命。柳毅麾之不去，却自惊醒。告诉两位夫人，两位夫人道：“幽渺之事，不可预先说破。”这且按下不题。

却说吉安府吉水县，城东南有个村庄，名为五里堡。庄内有一个人，姓白，名天香，是个钱贩子。家道殷实，身边常带银子三百两，在吉水县城里、集上给人封粮，借此以便买钱。他西邻有个孀妇，姓辛。辛寡妇有个异子，叫做辛泰。读书读到一十六岁，因家计贫乏舍了书本，母子两个靠织布为生。那一日是吉水县城里大集，辛泰往集上去卖布。先到白家，问道：“白大叔，集上去了么？”白天香答道：“侄子，你来得好！我正要找你合伴，你好给我背褡子。辛泰就把褡子接过来，背在肩上，手里拿着布匹。两个出了大门，说说笑笑，一直上城里去了。进得城来，辛泰把褡子交给天香，就上了布市。白天香就在大街上铺里坐下，给人家封粮。

那一日集上布却甚迟，辛泰等至红日西沉，才把匹白布卖出。又买了些东西，天气渐黑。来找白天香，同伴回去。却见白天香在酒肆中坐着吃酒，辛泰

问道：“白大叔，还不回家吗？”白天香答道：“我的银子多半使出去了，钱没给金，还有几两散碎银子，带在身边，褡子不劳你背了。这是褂子一个，你先给我捎回家去罢！对你白婶子说，掌灯以后我就到了，叫他不必挂心。”辛泰拿着白天香的褂子，就先出城而走。走有里许，路旁有座小庙，台上坐着个人，问道：“来的不是辛泰吗？”辛泰答道：“正是。”辛泰近前仔细一看，那人是石官屯石岩，超号叫做铜锤石二。

却说石二吃酒赌小，无所不为。时常做些歹事，人却不大提防。今晚正为输不而出，意欲候至半夜，断人几两银子，好去还帐，辛泰那里知道！石二又问道：“你来时见与白天香同伴，回去为何不见他来？”辛泰答道：“他还在城里吃酒哩！出城得到定更以后。”说了几句话，辛泰就走了。石二听了这话，就心起不良，在庙台上专候白天香，到时以便断他。

却说辛泰来到庄上，见了白天香之妻焦氏，正在门首站着。见了辛泰，问道：“你白大叔为么还不回来？”辛泰答道：“他还在那里吃酒哩！叫我先来了，这里他的褂子一个，婶子你且收去。”焦氏接过褂子，转入院里。

辛泰到了家中，把布银交给他母亲。吃了晚饭，出来门口坐着。时近二更，还不见白天香回来，辛泰又去问道：“白大叔来了么？”焦氏道：“至今没有。”辛泰道：“我往前去接他。住一时片刻就会回了。”辛泰出了庄头，接至二里以外，并无踪影。回复道：“这时尚不来，想必在城里住下了。白婶子，你关门睡罢！”焦氏应诺关门回家睡了。

却说白天香在酒铺里吃了个醉，把剩下的几两银子放在褡里，束在腰间，出了铺门。东倒西歪走到城外，约有更天。一时酒上，跌倒在地，呼呼睡去。

那石二等至二更，总不见白天香过来，他就渐渐向前迎去。却见白天香倒在路旁，过去推着叫道：“白大叔，你睡着了吗？”这白天香睡了一会，酒力稍解，问道：“你是谁人？”答道：“我是石二。白大叔起来，我送你家去。”白天香拉着石二的手，勉强爬起。石二扶着他走，走到一个沟前，说道：“送有半路了，你自己回家去罢！快把褡子给我！”白天香道：“褡子是我的，你如何问我要？”石二道：“你真个不给我吗？”天香道：“我不给你，你敢怎样？”石二此时贼性复发，过去一拳，打倒了。白天香正要起时，劈耳门又是一脚，白天香就立时死了。石二把褡内几两银子拿出，下入腰中。正待走时，又转想道：“晚间曾遇见辛泰，万一事情发觉，他就是个确证。不如把这场官司嫁给他罢！”就把白天香推入路旁沟里，又脱下他的一条裤子，并那个褡子暗暗的偷送到辛泰家后边一座屋里，搁在梁头以上，仍把门给他锁好。

却说到了次日饭时，终不见天香回来。焦氏甚是发闷，出门不住的往西北探望。忽见两个走路的说：“西北路沟里有个死人，却不知是谁。”焦氏听见，吃了一惊。便向辛泰道：“人说西北路沟里有个死人，没的是你白大叔被人害了吗？”辛泰听说，跑去一看，不是他是谁。回来说道：“白婶子，不好了！白大叔被人谋害了。”焦氏闻说，走去一看，果然是他丈夫。哭了一场，进城报了县公。县公差捕衙出来相验，是被人踢死的。县公叫焦氏补了状子，差人给他拿贼。焦氏着人把白天香的死尸抬到家来，暂且成殓。

却说吉水县虽然差人拿贼，渺无风信，一时如何就能拿住！那一日，是白天香的七日。焦氏请了几位僧人，给他丈夫念经。座位不够，向西邻辛家来借板凳。辛寡妇答道：“板凳锁在后边屋里。辛泰在家，就叫他给你送去。他又上城里去了，这不是钥匙，你开门自己搬去罢！”焦氏到了后边，把屋门给他开了。进来一看，见他男人的一条裤子并那个褡子，俱在梁头上搁着。当下闭口无言，搬了两条凳子，把门锁上，交了钥匙，进入东院去了。

午后经事已完，焦氏偷偷地跑到城里，禀知县公，回道：“小的是白天香的女人。白天香被人踢死，前已具状到台下，现在拿人。目今正犯已有主了，小的特来报知。”县公问道：“正犯是谁？”焦氏回道：“是小的西邻辛寡妇的儿子辛泰。”县主就标了一支飞签，差了三班捕头，跟着焦氏来辛家拿人。辛寡妇见公差进门，吓得魂飞魄散，说道：“我儿子并没害人，凭何经来拿他？”焦氏道：“你家现有真赃实犯，还要强口！”辛泰道：“有何赃犯，给我拿出！”焦氏道：“这倒不难！”当下领着差人，开了后边房门，就把那裤子、褡子，当着公差的面，从梁上拿下来。辛泰母子，竟是有口也难分诉了。差人把辛泰立时锁起，带进城去。

县主坐堂讯问，一夹根三十板，辛泰受刑不过，只得招了。辛寡妇听说，日夜号哭，无法可救。

到了过府，太府更用酷刑，不得不仍照前案。由府解省，路过五里堡前。辛寡妇使钱买通解役，母子两个才见了一面。辛寡妇见了辛泰，母子抱头相哭，死而复苏。辛泰哭道：“母亲，你半世守起孩儿一个人来，实指望养老送终。那料忽然遭此奇祸，这是我命该如此，情甘一身当去。母亲保全自己，不必代我忧愁。”寡妇道：“吾儿此去，今世断不能再见面了。”两个又哭了一场，辛泰方随差役而走。

及至解到提刑衙门，过堂时上台见他生得单弱，不像个凶徒。心中疑道：“一个十六岁的幼童，如何就能打死个大人？此事未必不屈。”及至当堂审问，果把前案尽情翻了。提刑大人把辛泰暂且寄监，行文提抚州府进省，同吉安府会审此案。柳毅见了文书，星夜赴省而去。

却说螭娘向虬儿道：“相公此去，定决疑狱。正当趁此机会，大显声名。”虬儿道：“姐姐何不给老爷指条明路？”螭娘当下手题七言律诗一首封好，着得当家人送到省中。柳毅拆开一看，见其诗云：

害命非缘有夙嫌，只因图财丧心田。  
踢伤掀入深沟内，故把衣囊置屋前。  
鞫狱少闻秦镜照，当官误将无辜连。  
若问正犯真名姓，不在梓旁在柘边。

柳毅看了这诗，心下已知正犯是姓石了。

到了次日，约定在城皇庙会审。吉安府先到，抚州府后到。吉安府见了柳毅，说道：“老哥，这起官司费了小弟许多心思才能问成。不料到省，却又翻案。一会儿审时，把辛泰这个囚奴须得着实夹起！”柳毅答道：“真假自有分辨，大刑岂可滥加！”两个坐了公座，把辛泰带到案前。柳毅问道：“辛泰，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白天香果系你打死，就招承了罢！省得你受刑罚！”辛泰回道：“犯人实系冤枉，但县主老爷一见即用重刑，小人当受不起，只得强招。实望解至府堂，或可洗冤。孰料太爷仍用重刑，使招前案。解到省来，幸上台大人少存哀矜，着二位太爷眼同会审。只求太爷原情推理，犯人就死也甘心。”柳毅问道：“当日上集时，是你两个同去的吗？”辛泰回道：“是同去的。”柳毅又问道：“下集时，是你两个回来的？可是你先来的？”辛泰回道：“散集时，犯人约白天香同走。他还在那里吃酒，把褂子一个交给犯人。犯人就先回到家来，把褂子交给他女人了。犯人回家吃过了饭，等到二更多天，并不见白天香回来，又去接了他有二里地，也没见踪影。及至次日早上，白天香已死在路沟里了。焦氏告犯人图财害命，县主老爷差人来拿时，不知是何缘故，却从犯人后边屋梁上搜出白天香的褡子一个、裤子一条，弄假成真。此中须费太老爷的心思判断。”

吉州府道：“依你所供，现有真赃，还不招承！拉下去，给我重夹！”柳毅道：“且住！其间定有缘故，待小弟再仔细问他。”又问道：“辛泰，你上集时只你两个同走，可还有别人？”辛泰回道：“只俺两个，并无别人。”柳毅又问道：“下集时，你曾见旁人没见旁人？”辛泰回道：“犯人在城里并没见旁人，出城走到一座庙前，见石官屯石岩，他的超号叫做铜锤石二。他曾问我：‘白天香为何不同你回来？’犯人答道：‘他还在店里吃酒哩！’只说这几句话，犯人就回家来了。”

柳毅向吉州府说道：“事系委曲，把辛泰暂且寄监，待小弟禀明大人，再为审夺。”柳毅据着辛泰的供词，禀了提刑，遂即亲出了一张火票，行到吉水县来：

票仰吉安府吉水县差役将石官屯铜锤石二拿获解省，毋得有误！特示

。

吉水县见了臬台的火票，就差三班捕快，把石二拿住，星夜解进省来，仍同吉安府在城隍庙里会审。

柳毅一见石二的相貌，勃然大怒，骂道：“你这无王法的奴才。图财害命，贻累好人，该当何罪！”石二回道：“白天香是辛泰害的，与小人何涉？”柳毅道：“你还要诬赖吗？白天香系你打死，推入沟中，他的褂子、裤子是你暗地送在辛家屋梁上去。本司悉打听得确，如何还要瞒我？”石二见说出真情，畏其明断，料难逃过，没用十分夹打，早把真情吐出。柳毅吩咐给监，把个吉安府愧惭得无缝可钻。

柳毅差了两个得当衙役，上石二家去起赃。他断的白天香的银子尚没花完。又从柜中搜出铜锤两个，上刻“铜锤贼”三字，才知石二原来是个大盗。柳毅把这两个铜锤存在提刑库里，把石二问成大辟，给白天香偿命，又把铜锤、一千人犯究出发遣。

唤过焦氏来吩咐道：“你夫仇已报，辛泰终系被屈。两家原是邻居，这仇怨何时可解？依本府看来，你家过的，辛家穷若，不如把辛泰认为义子，帮助他一切日用。俟辛泰娶妻生子时，叫他给你一个承祀，如此才可解冤。”焦氏回道：“太老爷吩咐，小妇人敢不听从！”柳毅就当堂批了一张断状给辛泰拿着，叫焦氏立时递了遵依。其断状云：

断得焦氏为夫鸣冤，虽非故射墉集；辛泰无辜被累，终属殃及池鱼。讼狱既息，衅隙应杜。分白家之余财，贍彼孤寡，权当谢罪。过辛门之一子，续兹宗脉，亦足酬恩。联异姓为同室，何得视若秦越；化结怨为报德，庶几无启戈矛。倘或更口，执此鸣官。

柳毅审了这起官司，声名从此大振。回到衙门，向螭娘谢道：“这段公案，幸得夫人的指示，是以能脱人罪网。”螭娘答道：“妾等别无能干，似此小事，尚能代为办理。”

未知虓儿后来如何，下回分解。

## 第八回 辨铁鞭贞女全名节

话说柳毅从抚州郡守调升了广东提刑，领着两位夫人，上任已过。虓儿向柳毅道：“相公迁升此处，不可不知此处的土俗民情并一切毒虫恶兽。妾有《

异类谱》一册，是我母亲巡山时亲眼所经。凑成一帙，以当铸形象物之意。所載两广，尤为备详。相公常看此书，颇可广拓识见，有裨治理。”柳毅道：“如此更妙！”虬儿遂把这一册书呈于柳生，柳毅展开一看，首载《铁鞭蛇赋》一篇，其词云：

维毒出之滋长，实变幻其莫测。苟考辨之未详，每躬逢而受灾。尔乃品居蛇类，名号铁鞭。眠于夏日，旺在秋天。啖脑汁之一饱，恒掩卧乎三年。形虽蜿蜒，质同金钢。掉尾相击，所经必伤。伏行旅之邸舍。入佳人之闺房，时潜藏于林底，亦隐蟠夫屋梁。至若性忌灯光，喜托暗室。搏闪醉后，噬乘睡馀。不畏刀剑，专怕熏炙。虽孕育乎此地，实土人所未悉。

柳毅看了一遍，说道：“这书颇有用处。”遂细心披阅。不题。

却说韶州府城里有个富家，姓刘，名霭。一生无子，只有一个女儿，叫做贞娘。他对门有家乡绅，姓隋，名经干，曾做过京员。其子隋郎，年至十八，还未娶妻。隋、刘两家爱好作亲，结为婚姻，议定八月初六日过门。到了那日，一家显贵，一家殷实，男宾女客照应不暇。隋乡绅操持了一天，甚是困乏。叫他儿子早归洞房，他老夫妇两个就关门睡去。

却说隋郎到了房里，新娘一见，有些害羞，不肯就寝，隋郎只得独自上牀睡了。新娘见他丈夫已睡，就躲在当屋外间，在两把椅子上睡去。到得夜甚深时，夫妇两个俱经睡熟。长明灯未曾挑剔，不觉自己灭息，室中甚是黑暗。那牀上地棚板内藏着一铁鞭巨蛇，见新人房中有些香气，就从穴内钻出，爬上牀来。隋郎梦中蒙眬惊醒，那蛇听见人声，就爬近前来，照隋郎头上一尾击去，早已经是脑浆迸裂。那蛇吃了个大饱，仍旧钻入地棚板内卧下。

却说新娘到了天明，正要上里间内去梳头。进来一看，只见满牀红血，并不知他丈夫几时死去。吓了个倒仰，出来把门开开，喊道：“不好了！祸从天来了！”公婆听得是新媳妇的声音，总忙起来，问道：“媳妇，有甚事情？”贞娘哭着说道：“你儿子死在牀上了！”隋乡绅进房看时，见他儿子头骨粉碎，脑浆俱无。捶胸顿足，痛哭了一场，才把个死尸停在当门。

刘霭听说女婿死去，过来吊孝。走近尸牀一看，见脑骨俱碎，甚为愕然。隋乡绅把刘霭让到客舍坐下，说道：“小儿成婚未过一宿，就被人活活地打死。此中必有缘故，亲家根问令爱，定知端底。”刘霭无言可答，向贞娘问道：“夜间有什么动静，难道你没听见吗？”贞娘答道：“他先上牀睡的，我在那外间来，也睡着了，并无什么动静。天明起来，见他已经死在牀上了。”刘霭再三追问，贞娘答道：“委系不知，叫我从那里说起！”隋乡绅在门外喊道：“吾儿死得不明，这非到当官，断难鸣冤！”刘霭见他亲家说话不好，向贞娘道：“女儿，你与隋郎前世有仇，所以死得这样闇昧不明。不惟你难以洗清

，连俺做爹娘的也难以说嘴了。”贞娘答道：“这是孩儿命该如此，无可说了。”两个大哭了一场，刘霭无颜在此，转回他家去了。

刘霭的夫人方氏问道：“事情怎样？我好过去吊孝。”刘霭答道：“你不必去了！他家定要鸣官，女儿多半是个死人了，打点救咱家的孩子罢！”方氏哭道：“吾儿素守闺训，我的家教又甚严谨，有什么外事，他公婆怎么就猜到这上头来？”这且不提。

却说隋乡绅禀了县主，县主就来相尸，验的系铁器打死。刘霭恐他女儿受刑，上下打点，就费了一二百两银子。县主把贞娘带到衙门，着官媒押了一夜。到了次日早堂，带上去审。县主问道：“你这个贱妇，结交的何人，把你丈夫打死？”贞娘回道：“犯妇闺门不出，并无三兄六弟，又轻易到不了亲戚、邻舍，从何处结交外人？况我家原系旧族，颇知礼义，岂肯做此不良之事，玷辱宗祖？还求老爷原情！”县主道：“一派胡说！你丈夫尸伤的系铁器打死，你如何还说没有结交别人？这不拶不招。”叫左右：“给我拶起来！”就把贞娘拶了一拶，从早堂直到午刻方才放拶。贞娘声声叫苦，又回道：“隋郎死得若屈，叫奴偿命，情甘就死。若说别的，到底不招！”县主大怒，又把贞娘打了三十个嘴巴，打的满口流血，送入监中。

次日方氏进监来，看他女儿，只见贞娘：

云鬓撩乱，头戴飞蓬之状；桃脸垢积，面着染病之色。双手尽关木扭，欲举动而不能；浑身悉被铁链，将展转其奚自？本是天台仙姬，竟成了地狱冤魂。

母女两个一见，抱头大哭。方氏道：“我儿，刑罚难受，不如权且招承了罢！若不该死，到得上司衙门，定有清官代为解脱。”贞娘答道：“孩儿实无别事，强为招承，咱家门风安在！”方氏道：“事到其间，也说不得了。”说完，母女两个洒泪而别。

后来县主提出又审，贞娘回道：“犯妇纵吐真情，老爷到底不信。依老爷说画招是了！”县主道：“你既肯招承，省得多受刑罚。”审过解府，刘霭又到府上打点了一番。连审三堂，前案尽翻。遂吩咐暂且寄监内，以候再审。贞娘作诗一首以自叹，道：

恼恨彼时心太愚，登牀何不同丈夫？

祸来一己身当去，免使狱成涉糊涂。

六月飞霜渺无望，三年不雨难再首。

璧称洁白谁肯信？屈死九泉徒咽呜！

却说韶州府郡守恐上宪行文催提，特进省参见提刑，禀道：“卑职因断狱未决，恐误朝审的日期，先来禀明大人。”柳毅问道：“贵府所断是那一案

？”答道：“韶州城内有家乡绅，姓隋。娶一新妇，不知在家结交的何人，花烛之夜，竟把他丈夫打得脑浆迸裂，死在牀上。隋乡绅报知本县，县主问成是结奸谋害。及到解到卑职衙门，尽翻前案。须得发回本县，审清解来。”说完，告辞而出。柳毅进了后宅，就把这事告诉二位夫人。虢儿道：“此案定有委曲！与其发回本县，不如解到省来，替他问个明白。”

次日，韶州府进来辞行。柳毅吩咐：犯人、原卷一齐解到提刑衙门。过堂已讫，柳毅叫官媒婆给贞娘洗了脸，梳了头，换上衣裳。锁到三堂后边一个密书房里，叫一位夫人出来验了一番。回来向柳毅道：“此女仍系处子，断官以结奸问罪，何良心之丧尽也！相公照铁鞭蛇一条问去，庶可得其原情，保全这女子的性命。”柳毅道：“下官也看是这样。”

柳毅把隋乡绅并刘霭俱提进省来，当堂候审。柳毅先问隋乡绅道：“你与刘家作亲，是图他的妆奁，可是图他的人家？”隋乡绅回道：“是图他的人家。”柳毅道：“既是图他的人家，焉有名门大族任其女之结交奸夫者！况你系宦家，深宅大院，纵有匪人，如何骤能进入内室？照结奸推究，不惟刘家难以见人，连你面上也觉无光。暂且下去！”

把刘霭叫上来，问道：“你这个女儿，他常在家里，也不时地出来外去？”刘霭回道：“生家外有男仆，内有女童。贞娘卧楼不下，已经数年。大人不信，提姆母并两邻来问，便知真假。”柳毅道：“这就是了！料你这等人家，断无如此不才之女！也且下去。”

把贞娘叫上去，问道：“你的住室，可与公婆相近还是相远？”贞娘回道：“公婆住在堂屋，犯妇夫妻两个住在偏房。”柳毅又问道：“房内是土地，可是砖地呢？”贞娘回道：“当门地系砖铺，两断间内俱系板棚。”柳毅又问道：“板是新棚的，可是原旧的？”贞娘回道：“当门砖系新铺，里间板系旧棚。”柳毅道：“下去！本司已明白了。”

又把隋乡绅叫上来，吩咐道：“本司着官媒相验，你儿妇尚系处女。为何诬告他结奸害夫？”隋乡绅回道：“现今我的儿子被人打死，如何反成诬告？”柳毅笑道：“你虽中过两榜，无奈学问有限。你这里出一样异蛇，名叫铁鞭，以尾伤人，如同铁器，吃人脑汁饱卧三年，常隐人家牀下。你可知道吗？”隋乡绅回道：“大人所见，出自何典？”柳毅道：“你还不服吗？”就把《异类谱》所载《铁鞭蛇赋》给他一看，隋乡绅还是半信半疑。

柳毅仍把贞娘寄监，着差人多拿火把，来到隋家新人房内。把牀抬出，点上火把，把地棚板一掀。下边有个大穴，穴内蟠一大蛇。长有半丈，粗如鹅卵。被火一蒸，浑身软了。差役把这蛇放在筒里，解到省来。

柳毅仍坐大堂，一时看者不计其数。柳毅吩咐隋乡绅道：“蛇是真的了

，食人脑汁你还未必深信。”着人使差人剖破蛇腹，所吃隋郎的脑浆尚未化净。柳毅道：“这桩命案，本司断得否？”隋乡绅下边只是磕头。又把贞娘提出监来，问道：“你丈夫原系毒蛇害命，已经报仇。你愿回娘家去，还是愿回公婆家去？”贞娘道：“妇人之义，从一而终。丈夫虽死，仍回婆家为正。”柳毅道：“你与隋郎，原非夫妇，所以成此奇案。不如仍回娘家，再作商议为妥。”叫刘霭把贞娘立时领去，隋乡绅愧悔哭泣而归。这且莫题。

却说柳毅在抚州府所断图财害命一案，辛泰母子与焦氏合为一家，日用渐觉从容。辛泰的父亲原来是个书生，辛泰欲续先绪，以盖前愆。重新立志读书，到了二十三岁，也举了孝廉。感柳毅救命之恩，制了些礼物，亲来广东恭见。柳毅就留在衙门里住着，柳毅问道：“贤契功名已就，可曾完过亲否？”辛泰答道：“门生幸被大人救出法网，仅能少进竿头，那暇提及室家！”柳毅道：“这样看来，贤契真可谓有志了。”着人打听刘霭的女儿还未嫁人，就着人代为提媒，刘霭允了。就择定吉期，叫辛泰把贞娘娶在衙门里来。柳毅才知前此所梦赤绳系足、央求救命，就应在这两人身上。住有月余，柳毅做了些衣服，赠了些银子，把辛泰夫妻两个送回江西去了。

不知柳毅后来如何，下回分解。

## 第九回 白石岗焚牒拘猛兽

话说柳毅从广东提刑调升福建观察，衙门坐在建州。建州城南三十里，有一道大岭，名为白石岗。这岗高有百丈，树木甚稠。狼虫虎豹生息其中者不可胜数，却是南往北来的一条大路。岗东北十里许，有一村庄叫做惠家堂。庄内有个农夫，姓曹，名凯。夫妇两个，以务农为生。生有一子，名叫曹彪。从小会学虎啸声，念书却甚伶俐，兼有诗才。长至一十八岁，缘他娶了媳妇。刚过一年，就生了一个儿子，曹凯夫妇甚是欢喜。

却说曹彪自得儿之后，逐日俱于鸡叫时出去，掌灯后方回，欲问其去向，非托言看望亲戚，就假口结交友朋，曹凯夫妇并不疑他。到自己屋里，叫他媳妇给他剔牙，剔出来的尽些生肉丝子，满口喷的是血腥气。其妇纳闷，却不敢轻告公婆。

如是三月有余，曹彪之妇据实以告，说：“你儿子出去，是吃的什么东西？是坐落什么人家？公公大人务要留心查考。”曹凯听说，就于五更头曹彪出去之时，私自追踪其后。惠家堂南有个大坟，叫做井家林。林内有许多松树

，却甚高耸。只见曹彪走进林来，脱下身上的衣裳，捆成一卷，搁在松树稠密、人看不见之处。就地下打一个滚，变成一只黑虎。起来把尾剪剪，长啸一声，直投白石岗一带而去。曹凯才知，他儿子原来是个虎精转世。回了家来，并不告诉别人。

到得次早，又随他出去。到了林边，见曹彪又变虎前去。把他所藏的衣服、鞋袜寻着，偷偷拿回家来。向媳妇说：“你丈夫出去，变成一只大虎，望白石岗投去。这不是他的衣裳、鞋袜，我都拿回来了。晚上回家，务要小心，切勿为他所害。”曹彪媳妇听说，吓得浑身颤抖，不敢作声。

却说曹彪在白石岗上打食一天，至晚回到林中。要变转人形，好回家去。左寻右找，衣裳卷总不见了。自知机关泄漏，难以再变人形回家去了。夜间来到庄上，跳入院中，以首叩曹凯之门，曹凯夫妇并不敢动弹。又叩自己的房门，其妻亦当没听见。院内走来走去，如有哭泣之声。住有两个时辰，见没人开门，遂以爪画地，题诗八句，嘱托其妻。仍跳墙而出，奔归白石岗去了，把一家之人倒吓了个半死。次早曹凯起来，见其诗云：

故转人形投世间，曾承鞠育许多般。

堂前未获待晨暮，林下无心漏机关。

恳托奉亲代尽孝，更望教子莫辞艰！

家中非我存留处，仍听风从归远山。

却说曹彪变成虎形，到了白石岗上。呼朋招类，聚虎五六十只。日逐在岗上截路，所害之人不计其数。三月以后，白日里断了路。行人、官宦、商旅经过此地，必先预备猪羊祭品。岗上祭祷一番，再把猪羊祭品掷于道旁。俟其食尽，方能过得此岗。这只黑虎，有词一首形写其状，云：

视眈眈，欲逐逐，一啸风生，百谷如呼。不必履尾而常惧（褫，无俟负）而莫敢撓触。虽叔段之好勇，难暴献于公所；即庄子之善刺，亦退处于无谋。真堪号称山君，为王兽族。

后玄宗差尚书闫祝三往流球国封王，路过建州。这闫祝三乃宰相李林甫之婿，权势赫奕，内外官员，谁不敬惮！柳毅同全城官吏，郊迎三十余里，接入公馆。众官员参见已毕，独留柳观察叙谈。柳毅问道：“大人鞍马劳顿，在此少歇数日，再赴前程。”闫祝三答道：“王命森戾，限期迫促。暂歇一宵，明晨就要走了。”柳毅留之再三，闫祝三执意不住。柳毅告辞而出，吩咐：“办事官员预备轿马、人夫，次早好打发大人起身。”

到得次早，建州郡守进来参见，禀道：“大人前去，定过白石岗，岗上多虎。到了岗前，有卑职备下的猪羊祭品，必先祭祷一番，过岗才能无事。特为禀明。”闫祝三笑道：“吾乃煌煌王使，钦命在身。纵有虎狼，敢奈我何

！”出了公馆，竟自上轿而去。柳毅合大小官员，俱送至十里长亭，方才作别而还。

却说闫祝三不听祭祷之言，走至傍午，已到岗上。意欲速过岗去，却不料一时难以骤过。忽听一阵风响，抬头看时，见黑虎一只，率领数十只虎，扑将前来。跟随人役放枪的放枪，撒箭的撒箭。那虎全然不怕，早把马上的从人挝去几个。闫祝三吩咐转轿回来，那只黑虎过来一爪，把轿打碎，闫祝三跌翻在地。那虎正待使嘴来咬，幸被众人保护，那虎方才转身而去。左右把闫祝三扶起，仍回建州公馆住下。

建州督监听说，率领全城官员，齐来谢罪。闫祝三责备郡守道：“你为此处的郡守，并不能清除道路，所管何事？况我钦命在身，误了限期，尔等该当何罪！限你明日午刻，把虎俱要拿住，误限定行参究。”建州郡守叩头而出，立时出了一张火票，齐集猎户上岗去拿虎。猎户回道：“虎之出入无常，且所居并非一处，如何一时俱能获住？还求太爷宽限！”郡守大怒，撒下签来，把猎户头打了三个。

众猎户皆怀鬼胎而去，到了岗上，等了一夜。至次日饭时，并没拿住一只。众猎户商议道：“不久就是午刻了，限期已误，回去如何见得太爷？不如大家去央柳大人，转禀钦差大人，说个人情，再求宽限。”商议已定，众猎户俱回城来，在观察衙门前等候。

适值柳毅参见闫祝三回来，众猎户跪下禀道：“小人俱系猎户，奉太爷之命，往白石岗拿虎。自夜日午后出去，等到今日饭后，没见个虎的踪影。限期已是误了，见了太爷，定该死罪。特来央求大人，为小人们开条生路。转恳钦差大人宽限两天，好再上岗去拿。”柳毅吩咐道：“你们且下去！见了大人，定为你等转恳。”众猎户磕头而去。

柳毅进了内宅，谈及猎户央情一事。虬儿道：“此虎料非猎户所能力获。但此差不办，连累城内官员。老爷见了大人，还求他宽限一日，待贱妾把众虎拿到，献送馆前。”柳毅道：“夫人有此能干，下官何难禀明大人！”说罢，柳毅复入公馆，来见大人。才进二门，见建州郡守跪在丹墀，回报误限一事。闫祝三大怒，道：“猎户逃散，系你号令不严。还敢前来禀我？”柳毅近前禀道：“请大人暂且息怒！卑职衙内，却有个人善于拿虎。乞大人宽限一天，明日午后把虎拿到，以凭发放何如？”闫祝三道：“贵衙既有能人，一日之期何难少待！”柳毅回告虬儿道：“吾已禀明大人，宽限一日了！夫人必须把虎拿住，方不使我落成谎话。”虬儿道：“无此手段，安敢夸口！”

到了次早，虬儿坐着四人大轿，领着二三十个从人，来到白石岗上。拣一块平坦去处，摆上公案。虬儿下轿坐定，先发牒文一张，其文云：

维大唐某年某月某日，钦差尚书省闫南赴流球，经过此岗。不料大虫逞凶，致乖法律。仰尔山神、土地，限午时初刻，务将群虎齐驱案前，以凭究处。毋得有违，自干未便！须至牒者。

柳夫人把牒文发去，忽见一位老叟走至案前，深深一揖，禀道：“虎仙下降，小神失误远迎！”虬儿道：“你看守此岗，责有攸归。昨日钦差大人经过，怎么敢放出群虎，伤其仆从，误其行期？”老叟答道：“此虎素有道业，虽在此处截路，小神实不能拘管。”虬儿道：“这也不必过责你，今限你午时初刻，把群虎驱到，断不可误！”那老者应允而去。

虬儿叫人拾山上小石，在公案旁摆做一座小城，南北两门相对。城才摆完，已是巳刻将尽。只见岗前、岗后，有虎五六十只，俱向虬儿案前而来。虬儿又发了牒文一道，那些虎俱来到案前跪下。虬儿吩咐道：“大人路过此岗，尔等肆其搏噬，该当万死！但杀人者偿命，自是定理。尔等俱从石城南门入，北门出，以定罪之有无。”说罢，只见那些虎没害人的起来进南门，出北门，坦然归山去了。害过人的，浑身打颤，并不敢进入城门。虬儿着人个个捆了。那只黑虎跪在案前，只是磕头。虬儿吩咐道：“因你修炼多年，故往常任吾骑坐，闻你转成人身，也就罢了。为何仍还原形，在此作怪？但自今系得罪大人，我也做不得主。解你前去。任凭大人发落罢了！”遂着人锁了牵着，其余叫人抬着，转回衙门。向柳生说道：“虎已全获，老爷速送至大人公馆。那只黑虎道业已深，将来定归正果。只可加罚，不可致死。余尽杀之，可也！”柳毅到了公馆，禀知大人：“虎已拿到！”闫祝三吩咐：“尽行刺死！”柳毅着人把那只黑虎牵至阶前，那虎双膝跪下，向上叩头。闫祝三道：“这只为何不杀？”柳毅答道：“此虎饶有道业，将来必成正果，断断不可致死！叫他护送大人，逢山开道，一路平安罢了！”闫祝三道：“怕他未必这样听说！”柳毅向虎吩咐道：“罚你护送大人，一路务要小心！”那虎点头而去。

闫祝三向柳毅道：“本部堂前去，还经历许多的崇山峻岭，愿借拿虎的能手，带去相帮，未知肯否？”柳毅答道：“虎可以拿，人不可借！有这只黑虎护送，大人一路前行，料已没事了。”闫祝三访问了别员，才知拿虎的能手系柳毅室人寅氏。称奖道：“柳观察有此贤助，将来功业所就，诚难限量。本部堂回京复命时，定然奏闻朝廷，以示奖赏。”遂拈笔题诗一首以相赠，其诗云：

冯妇勇名自古留，那知女辈有匹俦。

王家肯将弓车招，堪并武夫作好逑。

话说闫祝三次日起程，出的公馆，那只黑虎早在前边引路。及至到了白石岗上，履如康庄，非复前日的光景。闫祝三从建州至流球，过了无数的大山

，俱系此虎护送，并无半点差失。白石岗亦自此永无虎患。

但未知柳毅常在建州否，再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十回 黑水津仗剑斩悍蛟

话说柳毅由福建观察奉旨升了四川的监督，衙门座落在剑南府城内。府城外有江一道，名曰锦江。锦江口东有一渡处，叫做黑水津。黑水津旁有个深潭，号为乌龙潭。潭内有两条老蛟，能变作书生的形状，上岸来引诱人家的妇女。过此江者，祭奠不到，往往坏人的船只。居人、行客，多以为病。

剑南城里有家乡绅，姓范，名珠，字维宝，曾做过江西南昌府郡守。缺乏子嗣，生有二女：长名翠娥，次名芳姬。姊妹两个，容色绝世。

剑南田俗，每年三月三日，锦江龙王庙大会。演剧建醮，百般玩耍，无不俱全。城方乡村，不论大门小户，一切妇女，尽出来赶会游春。会之中日，范维宝两个女儿出来赶会。那二蛟精，早变成两个白面书生，在人空里过来过去。窥看人家的妇女，适与翠娥、芳姬走了个对面。那蛟精看见这两个女子，心中十分爱慕。二女子见了两个书生，也未免有些动情。

日夕会散，二蛟精还入潭中。心里想这两个女子，生了一计：着母鳖精变美女形状，往范宅内，去挑动两女子的春心。你说变的是何等模样？

金莲缓缓步，香裾轻轻飘。桃腮杏眼莺声娇，善引人魂销。故把风情诱，漫将浪语挑。任你闺秀性多骄，那怕不相招。右调《巫山一片云》

话说这个变成的美女，坐在范宅门首啼哭。适逢范维宝出来送客，一见此女，心中诧异，问道：“你这位女子，是何处人？为什么在我门前啼哭？”答道：“奴乃云安府巫山人氏。父亲康建，贸易南充。前月间着人来接家眷，奴母子三个坐着驼轿，走到城西一座山前。不料山上跑下两只老虎，把骡夫咬死，奴母与弟俱被老虎驼去。剩奴一人，幸得逃进城来。见宅上门户高大，料是乡绅人家。特来哀求，暂且收留几日。以便捎信给我娘舅，叫他好来接我。”

范维宝就把这个女子领到院里，与夫人见礼。范夫人一见甚喜欢，道：“这样闺女，堪与吾儿成双作对。”就叫翠娥、芳姬两个出来，与他相会。彼此意气投合，遂结成姊妹。晚间同在一座楼上去睡，住有半月。

一日晚间，上了卧楼。灯光之下，三个彼此谈心。翠娥问那女子道：“姐姐，你曾有婆婆家吗？”答道：“有虽是有，却不称心。”翠娥问道：“是家道贫寒，可是女婿丑陋？”答道：“妹子，你我的容貌虽不及郑艳、楚娃，颇

堪称倾国倾城，必得个美貌男子，侍以终身，才可了愿。至于穷富，实由命定，却不介怀。”翠娥道：“如此说，姐姐定是丈夫丑陋了。”答道：“正是这般。”芳姬道：“美貌男子，正是不可多得的。前日锦江口会上，遇见两个书生，十分俊俏。姐姐倘得那人为婿，必定称心。”那女子问道：“是何等光景？”翠娥道：“两个年庚不相上下，大约不过十七、八岁。头戴方巾，身穿蓝衫，脚蹬皂靴。眉清目秀，处处可人。为女子的有此佳婿，才不枉生了一世。”那女子道：“这样说，二位妹子到是有心于他了。”芳姬道：“虽是有心，择配出自父母，安能自作主张！”那女子道：“两位妹子，我有一方，叫他偷上楼来，与咱颠鸾倒凤，暂消渴思，若何？”翠娥道：“倘或父母知道，如何了得？”那女子道：“我能叫他来无影，去无踪。就一年半载住在楼上，总不至走漏消息。”翠娥道：“姐姐方却甚好，明日再作商议。”说完，三个上牀睡去。

那鳖精见两个女子已经首肯，到了次日，就辞去了。出了范宅，归到潭中，向蛟精说道：“两个女子，俱系上钩。你今夜速去结好，断勿叫他变了主意！”

二蛟精听说，大喜。仍变作两个书生形状，到了半夜中间，一阵清风，闯入翠娥卧楼里来。走至牀前，两女子正在梦中。他就脱了衣服，钻入被窝，同枕睡去。到了天明，两女子贪恋才色，如何肯放他走！二蛟精道：“美娘，俺在此久住，反属不便。俺离此不远，只是晚来早去，夜夜不断罢了！”说罢飘然而去。自此以后，二蛟精夜夜来在楼上，与二女子饮酒赋诗，谈笑戏谑，家里人并不见踪迹。

住有月余，翠娥、芳姬颜色倍觉光润，神情却有些恍惚。范夫人心下疑惑，道：“这两个丫头，为何这般光景？”从此留心查考，也总看不出什么破绽。

一日，正当暑热天气。范夫人叫翠娥姊妹早上楼关门睡去，自家在楼前月台上坐着静听。坐至半夜时分，闻楼内似有云雨之声。范夫人满心生气，却不敢作声。耐至天明，好叫人来给他女儿捉奸。又住了一会，见两个书生从楼缝里钻出。范夫人叫声：“快来拿贼！”已走的看不见了。范夫人遂叫道：“你两个起来，给我开门！”翠娥听见他母亲叫门，就起来把门开了。范夫人进入楼内，骂道：“你两个贱才，做的好事！结交何人，夜夜与他通奸？”二女子那肯招承。却被范夫人左找右寻，从枕头后翻出两首情诗来。先看头一首，道：

羡卿容色多妖妍，目逆早兆江口前。

绣阁未通媒妁信，玉楼暂结邂逅缘。

红霄可资昆仑邈，韩寿偷香情意绵。

从此同梦乐共枕，惟祈偕老到百年。

俚句恭呈翠娘香闺素练道人戏笔

范夫人又把第二首诗展开，上写道：

淑女妙姿殊罕俦，求耦何事咏河洲？

订盟纵乏冰人语，道左相逢意已投。

昼去夜来谁能窥？花前月下堪同游。

一朝握手缘渐密，莫把交情付水流！

诗赠芳卿笑览有沱居士偶题

范夫人得了这两首诗，叫范维宝上楼。一看，就把两个女儿打了个半死。翠儿方才招道：“这两个书生姓蛟，住在黑水津旁乌龙潭内。他是兄弟两个，昨前在锦江口会上见俺姊妹二人，他就有些羡慕。不料前日住下的那个女子，竟把他引在孩儿楼上来。事已至此，也无可说了，死活任凭爹娘处置罢！”这正是：

逐夜风流多快意，一朝败露徒赧颜。

话说范维宝向他夫人道：“黑水津旁并无人家，那有什么姓蛟的！乌龙潭是个水坑，人却如何在里头住的？常听说乌龙潭内有两条老蛟，时常出来作怪。定是他变成人形，污害吾女。”范夫人道：“方才两个书生见从门缝里钻出，是人断不这样。”

夫妇两个下的楼来，商量要除此妖邪，保全两个女儿的性命。闻说顺庆府岳池县有个法士，姓常，名能镇，善于斩妖除邪。就具启下聘，请到家来。那人先到翠娥卧楼内看了一看，说道：“这段公案，引路的是个鳖精，通奸的是两个蛟精。若除此害，须在黑水津边摆上坛场。看我先斩鳖精，后斩蛟精，也许令爱的性命可保。若再迟月余，就治不的了。”范维宝悉依其言。

到得那日，常能镇登在坛上，披发仗剑，口念咒语。少顷，从潭内出来一个老母鳖。爬到坛前，伏首在地，引颈受刑，被常能镇掷剑斩死。又发符一道，见阴云从潭中而起，跳出两条老蛟。来到坛前，雷声大作。左右前后，旋绕而飞。常能镇正要仗剑斩去，一声霹雳，早把常能镇击死坛边，二蛟精仍回潭中去了。

却说这蛟精怀恨在心，夜间复上翠娥楼来，百般缠扰。没消半月，姊妹两个就病在牀上，不能动转了。范夫人极力追问，才知道二蛟精要他姊妹两个的性命。范维宝听说大怒，向他夫人说道：“此妖私下不能斩除，须得以官法治之。”就写了一张呈子，往督监衙门去递。央他代为设法，除此一害。其呈云：

具呈原任南昌府郡守范珠，为水怪逞凶奸污弱女事：切照卑职，居住剑南城内。三月初间，两女往锦江口赶会。不料被乌龙潭蛟精看去，嗣后变作书生形状，夜入妆楼，肆其淫污，性命难保，天条安在！为此哀恳本督监大人垂怜苦衷，代除此害，焚顶无既。

话说柳毅接了他的呈词，拿到内宅，给两位夫人一看。螭娘道：“事关闺门，一为声张，便坏了两个女子的名节。且此精作恶已久，指日即遭天谴，劝他按下不题为正。”柳毅答道：“夫人所说极是！”遂即吩咐差役，把范维宝请到衙中，让在内书房相会。屏去左右，劝道：“阅你的呈词，悍蛟污害良女，本当诛灭。但两位令爱，日后还要适人。声张于外，殊觉不雅，按下不题方是。半月之后，此妖若不遭天谴，本监再为你去除治未晚。”范维宝允谢而出。蛟精倒有知觉，自范维宝递呈之后，夜间却不敢来了。这且莫题。

却说唐玄宗差杨国忠南往交址，路过剑南。一夕，船泊黑水津旁，天近三更。有两个白面书生，口称锦江水神，上船来索祭，被杨国忠叱出。次日开船，行不数里，狂风大作，怒浪肆起。船只尽坏，杨国忠坠落江中，幸得救命船捞出，没至丧命。剑南大小官员，俱各害怕。杨国忠却不迁怒于人，只住在城内，督工监造船只，以候起程。

螭娘闻知此事，向柳毅说道：“蛟精死期至矣！应在十六日夜间。相公务出告条，晓谕百姓：叫他于十六日夜间，俱用棉花塞耳，以避雷声。”柳毅依言，到得次日，出了告条，悬挂四门：

督监剑南等处加五级纪录入次柳，为晓谕事：照得本月十六日夜间，江边主有霹雷暴雨，乡城居民，务用棉花塞耳，以避雷声。违者震死勿悔，特示。

柳毅着人把告示张挂四门，杨国忠也不知是为何故。

到了十六日晚上，柳毅亲赴公馆，禀知国忠，说道：“今夜主有霹雷，正为坏船之故，大人不必惊恐！”说罢，回到衙门，已是起更以后了。忽然，阴云从西面而起，雷声渐响渐近。不过二更天时，已到督监衙门宅上。电光之下，见一宫装女子，两手捧定诏书，空中叫道：“螭娘，玉帝有旨，命你子时三刻乌龙潭斩蛟！还不出来接旨。”螭娘听说，着人摆上香案，望空遥拜一番。身换霓裳，手执宝剑，腾空随雷声而去。到了黑水津边，霹雳之声，循环不断。

那蛟精知是为他而来，牢蟠潭中，再不肯动。时刻已到，两龙下入潭内，共擒一蛟，腾空而上。一声霹雳，被螭娘斲为两断。那一老蛟，见势无可逃，跳出潭外，就与那龙相斗。又霹雳响时，叫螭娘断为三截，俱死于锦江岸上。当时风息云散，雷歇电收，闪出一天星斗。

螭娘回至官署，楼上才打四鼓，向柳毅说道：“妾奉天讨，幸得除此一害。”柳毅答道：“多蒙夫人劳神，下官礼当拜谢！”螭娘道：“些须小事，贱妾何敢居功！”

到了次日早晨，柳毅同杨国忠出城一看。见所斩两蛟，长有三丈，粗如笕筒。一时看者，个个心骇。范维宝夫妇听说，甚是痛快。翠娥姊妹两个的病，也好了。杨国忠问柳毅道：“二蛟系天雷击死，刀剑之迹是何缘故？”柳毅答道：“两蛟虽系天诛，实系荆人辰氏所斩。”杨国忠听说，甚是惊异，则夸道：“令正诚非寻常人也！下官回京时，定为启奏皇上。”说罢，一同进城。

却说杨国忠住有几月，船只造完，仍顺流扬帆而下。一路安澜，直到交趾。

不知螭娘、虬儿后来若何，再看下文分解。

## 第十一回 虎皮将救驾沙漠场

话说杨国忠自交趾而还，把螭娘奉天斩蛟一事奏知玄宗。玄宗惊喜道：“吾朝竟有这等异人！”适值闫祝三回朝复命，把虬儿伏虎一事也修疏具题。玄宗道：柳督监有这等内助，真可辅赞皇家！此诚社稷之福也！”命差内监马弁，赍黄金千两、锦缎百匹，赐与螭娘、虬儿，以示旌赏。两夫人声名，从此哄动了京师。

一日，两位夫人向柳毅道：“妾等微展薄技，就能上动朝廷，相公不日定升大位了。但朝臣中不无借端生嫌弹射吾辈者，倘事起不测，却是相公被妾等所累。请暂且各回母家，俟五年后再为朝廷建立奇功，使皇上不生猜疑，群下悉泯诽谤，乃吾夫妇团聚日也。”柳毅道：“贤妻系下官的羽翼，各回家去，再有疑难大事，共谁商榷？早晚之间，何人服侍？还望二位夫人体念！”虬儿道：“衙门事务，自有募宾照理。柳萼、柳华，早为完婚。子妇奉侍，尽可替俺两人。无得过为留恋，致滋祸端。”到了次日早晨，两位夫人并不知几时去了，柳毅甚为怅然。

且说柳毅代两位夫人谢恩的本章，玄宗一览甚喜，御笔批道：

柳毅文武全才，兼有贤助，特升岭南节度。领凭赴任，勿迟！

话说柳毅岭南上任以后，玄宗迁蜀后，肃宗登基。朝内有一个谏官，姓何，名依樊。那卧牛与栖凤之句，就是此人所作。因柳毅诗言相嘲，发愤读书，所以后来官居言路。见柳毅以妇人之功，升为大员。心下有些不服，且欲报

相嘲之恨，就题了一本，奏道：

伏惟盛世论才，不尚奇诡之技矣！臣建功无需闺门之能。岭南节度柳毅，因妇人之妖术，窃王家之宠荣，恐非所以励官。方肃国体，理应削其禄秩，夺其旌赏，乃见朝廷崇正黜邪之意。臣居言路，不敢隐瞒，谨疏奏闻。

疏上，肃宗微有疑心，批道：“俟再夺。”尚书省商璘、国子监祭酒齐岱同上疏辩道：

臣闻朝廷用人，取其才人邦家，无问出身来历。节度柳毅室人寅、辰氏，虽一龙胤，一系虎裔，然伏虎斩蛟，均系有功生民。既不等乎山精水怪，亦何玷于名教纲常！伏乞圣裁，用杜谗口。

肃宗批云：

寅、辰氏既建奇功，定非凡品。再有诋毁者，照妒贤问罪。

自此满朝官员，再无一人敢私相谤诋了。

却说柳毅自两位夫人去后，日夜思想，无时置下，如何等得五年！就修了两封家书，着了一个得当官员，先往洞庭投书，去接螭娘。后往山阴岭投书，去接虓儿。

及至那差官回来，禀道：“小官先到洞庭湖边龙王庙旁，橘子树依然如故，击了三声，并无人出来照应。只听湖底水中人喊马嘶，鼓响金鸣，如同操演的景状。候至日夕，其声方住。小官只得把家书投入湖内而走。到了山阴岭前，上岭一望，见岭下有个大池，一位妇人在池旁跳舞，却像二太太的模样。走到跟前，又不见了。小官转回岭上，寻到洞前。见洞门两扉紧闭，侧耳细听，里面似有人声。小官把家书从门缝里投进去，内有一童子叫道：“差官，等候回札，勿得擅走！『小官等了两、三个时辰，从洞门底下刮出一首诗来。小官得了这诗，又回到洞庭湖边龙王庙前，看有什么回音。见橘子树上贴一红简，写着律诗一首。小官一并揭来，敢呈与大人亲览。”

柳毅遂把两首诗接过，先看头一首诗，道：

劝君无事过流连，暂回母家杜祸缘。

目下虽歌三月句，伫看偕老在他年。

贱妾寅氏亲笔

柳毅又看第二首诗，道：

代君暂且苦经营，庚子年头事业成。

朝臣承恩归故里，一门团聚受宠荣。

贱妾辰氏谨题

柳毅看完这两首诗，心中甚觉不快。

却说杨国忠前在剑南，范维宝不时地参见。杨国忠嘉其才干敏捷，回京保

补原职。三、五年间，就升到礼部左堂，与商璉、齐岱相交甚密。范维宝感柳毅大恩，两下题媒，把商璉之女许配了柳萼，齐岱之女许配了柳华。

是年正当会试，柳萼兄弟进场应试已毕。及张榜以后，柳华中了榜首，柳萼中了状元。那一日，大开曲江，主宴官却是卢杞。长安城内有诗一首，其诗云：

红绡赐罢谢君恩，一榜春元簇色新。

争羡柳家美男子，笑胜把盏蓝面人。

卢杞闻说此诗，疑系柳郎所作，甚为心衔。

后柳萼兄弟登朝面君，肃宗一见甚喜。赐酒簪花，游街三日。复来谢恩，肃宗问道：“卿等如此妙龄，可曾娶过亲否？”柳萼奏道：“臣等俱系聘定，还未过门。”肃宗道：“金榜题名，自应洞房花烛。着户部官赍黄金千两，驰驿回岭南完婚。”柳萼兄弟具疏奏道：

臣兄弟二人岳丈，俱系内宦：一是尚书省商璉，一是国子监祭酒齐岱。家眷现在京中，无烦驰驿归娶，谨为奏明。

肃宗看罢此疏，即着内侍捧旨而出，那旨上道：

择吉九月十二日过门，着礼部侍郎范维宝主婚。一切应用物品，工部着办事官如数供给。

及至到得过门之日，满街灯彩，数层鼓吹，车马仆从，填塞道路。柳家两位公子，奉旨把两个新人娶进门来。是日合朝官员，齐来贺喜。到得三朝，柳萼兄弟入朝谢恩。肃宗道：“卿等功名已就，家室已完。但忠孝并重，欲为忠臣，先为孝子。准卿等寄假年半，率领新妇，往岭南省亲。限满后，再回京就班。”柳萼兄弟二人谢恩而出。

转瞬之间，三朝、六日、双九、对月俱经过去，兄弟两个又启本奏明，雇了车轿，领着两位新娘一路往岭南而来，好不风光！这正是：

一枝杏花红十里，两元归去马如飞。

话说柳萼兄弟走了两月有余，已到他父亲衙门。两个公子领两位新娘，进了内宅，参拜了柳毅。又请婆婆行礼，柳毅着人辞道：“两位太太俱回娘家去了，异日婆媳再相见罢！”两新人听说，甚为愕然。各人问其丈夫，亦不直告其母之去向。次日，各处官员抬酒牵羊，贺喜者不离其门，热闹了半月有余。

一日，柳毅正在中堂宴客。忽有京报投进，展开一看，乃是圣上拟于十月初二日起銮，亲往沙漠场打猎。日夕客散，柳毅向两公子道：“圣上西狩沙漠，我断不能安于无事。你二位母亲俱各回家，使我如失两手。倘有疑难大事，却仗赖何人？”说着，不觉泣下。两公子道：“父亲不必过忧，吾母系有仙体，如遇紧急关头，断无不来相助之理。”

到了次日，只见报事官禀道：“圣旨已到，大人速出去接旨！”柳毅出城，走不数里，已经接着。拜毕，捧旨官当下读道：

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圣王御宇，虽矢游畋之戒；纬后经邦，不废讲武之文。兹当秋尽，理应合围。拟于十月初二日驾銮亲率嫔妃、诸王，西猎沙漠。着岭南节度柳毅，代朕前驱。署内一切事务，暂着柳萼照管。闻旨即统部下人马，直投沙漠候驾，无烦进京请命。钦此。

柳毅接过旨意，把节度应管的事务，悉交给柳萼。率部下人马，直投沙漠场去。

却说沙漠场有座城池，名曰瓜州。城内有行宫一处，乃唐王西狩、往来驻蹕之所。柳毅统兵到此，就在城外扎下营盘，专候驾到。

肃宗将起銮时，张皇后奏道：“陛下以万乘之尊，临荒漠之地，倘有不测，后悔何及！还乞圣裁！”肃宗不听。陆贽奏道：“陛下驾幸瓜州，须有防备。柳毅屯兵西域，一路犹多险塞。须着郭子仪、鱼朝恩保驾前去，方可无虞！”肃宗道：“郭子仪年已衰老，不堪随朕远行，鱼朝恩尚须看守宫掖。西狩一事，朕只视若寻常，卿等不必代为过虑！”遂着大同总镇潘振武、西安总兵滕克敌两人护驾，率领嫔妃、诸王起銮，向西域而来，这且莫题。

却说肃宗朝内有个管事的太监，叫做崔宠。其先人崔天柱，原系韩国夫人的家奴。恃其主势，最有威权。那一年正月十五，韩国夫人出来看灯，与洛阳公主争道。崔天柱打死洛阳公主的家人，并公主的乘舆亦为掀翻。次日，公主入朝奏知明皇，明皇并不追究。时肃宗为太子，心下不愤。晚间看灯，灯火之下遇见崔天柱，着人立时打死。后来其子崔宠净身入宫，做了太监。肃宗却甚喜他，但崔宠怀有为父报仇之意，却不敢轻易启齿。

肃宗有个贵妃，姓王，先是为韩国夫人的养女。马嵬变后韩国夫人失宠，暗被肃宗着人致死。王氏无所依靠，选入宫中，为肃宗的昭仪。屡蒙宠幸，升为贵妃。王妃也常想着替韩国夫人洗冤，因与崔宠内钩外连，结为党援。一切宦官、宫妾，俱被买透，无一人不乐为所使。时时刻刻觊觎着肃宗，苦于无衅可乘。崔宠闻肃宗西狩旨下，就讨了个大差，往瓜州监管修理行宫。肃宗准奏。

崔宠到了瓜州，监修行宫。把行宫周遭群廊下掘成地窖，填上干柴，柴内埋上火药。正殿、卧室内地里穿成大孔，孔中伏上地雷。地雷的引线，却与地窖内干柴相属。点着干柴，火药突起，地窖尽塌，地雷齐出，宫殿悉焚，肃宗如何还能逃出火去。布置完备，住有两日，肃宗驾到，进入行宫。柳毅奏道：“瓜州城内，只一行宫，并无居民。其势孤危，臣请统兵入城，以保圣驾。”肃宗道：“卿兵势众多，城中难容。暂与潘振武等屯兵城外，明日出猎，再

为合营。”柳毅承旨而出。

却说崔宠通知王妃，叫他用酒把肃宗并一切妃子俱各灌醉，以便行事。又着心腹人守定四门不许轻易开放。王妃得了崔宠的信，晚间在太元殿内委曲侍奉肃宗，把盏劝饮。又令许多妃子在宴前歌舞，一概俱为赏酒，歌道：

吾皇御宇治道昌，普天率土乐平康。驾幸沙漠威名彰，睹龙光，奉觞祝寿庆无疆。右调《忆王孙》

肃宗一时兴发，遂御制律诗一首，诗曰：

大宝身登受共球，翠华驻处竟冕旒。

夏王洛表事堪载，周王东都迹应留。

鹿逐秦郊徒吊叹，吴官夜宴殊风流。

但祈车辇遍天下，那怕强藩进胶舟！

诗已咏完，就吃了个酩酊大醉。一切妃子，俱被王妃灌酒，吃得不能动弹。到得夜已深时，宫中上下俱各睡去，王妃密送一信给崔宠，叫他好动手。

崔宠得信，就着人把地窖内干柴用火点起。一时火药俱发，地窖悉被是线所引，地雷齐响，宫殿俱着。你说这场火好不吓人：

初非祝融肆虐，胡为气燎中原？未闻回禄降灾，竟尔势炎山岗。视阿房之告焚，虽未息经三月；较廊庙之被烧，已属煽及。一朝焰焰，不可扑灭，烈烈谁敢向前！

肃宗惊醒，起来看时，一片火光，无处躲闪。急向外走，宫门早被崔宠紧紧把住。转回入内，正殿已塌，两廊尽倒。突向王妃道：“卿有何方，使朕出去？”王妃道：“此系天灾。婢子亦无可如何！”说话终间，宫人已烧煞大半，王妃亦不知躲到何处去了。随驾诸王，闻说有火，也只在宫门以外往来探望，并无一个能进来相救。

肃宗正在危迫，忽见有一员女将，戎装俱是虎皮做成，率领健卒四人，冒火而来。把肃宗用手架起，腾空直上，越城而出，送到柳毅营前。

却说柳毅闻宫中有变，同滕克敌、潘振武正要进城救驾。城门屡叫不开，回来见肃宗驾到，方才放心。虢儿复转进城，到了宫内，把崔宠、王妃着人紧紧绑定。凡系崔宠的羽翼，个个尽情杀死。着人开了城门，随驾诸王，一拥而出。随后虢儿把王妃、崔宠押解出城，来到肃宗驾下。肃宗问道：“卿系何人？朕得幸蒙相救。”虢儿奏道：“妾乃柳毅之妻寅氏。”此时柳毅正要向前说话，虢儿先拒道：“今日王家多难，救驾不暇，家中私事那应提起！”言终莫知所往。

肃宗遂当下罢了打猎之命，同柳毅急急班师回京。把王妃立时缢死，崔宠夷其九族，把柳毅封为上等公，调转河西节度。

不知后来若何，再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十二回 龙甲军破敌巴里坤

话说柳毅自沙漠救驾而回，满朝文武，莫不钦仰，王恃为股肱。四境安戢，咸谓永无外患。

不料庚子年三月十五日，正是肃宗的五十圣寿。满朝文武百官，庆贺已毕，赐宴赋诗，直至日夕，方才退班。到了次日早朝，太史星官出班奏道：“臣夜观天文，见贼星侵犯帝座，主有寇警。启吾皇，务作准备。”肃宗向群臣道：“回纥、吐蕃，是我朝两家外患。回纥新收，岂敢再犯中原！吐蕃去岁和就，宁肯背弃前好？太史所奏，不知应在何方？”柳毅奏道：“子仪尚在回纥，固属无忧。吐蕃反复无常，犯边却未可定。臣先差一能员，领兵迎去，以探敌人虚实，好再作准备。”卢杞辨道：“天道渺冥难测，不应轻动兵马，耗费粮饷。”柳毅道：“兵贵先发，寇至方思应敌，胜敌难矣！”肃宗道：“柳卿所言，甚是。”卢杞与柳毅从此有隙，这正是：

酒逢知己千杯少，话不投机半句多。

话说柳毅转回河西，边吏报道：“吐蕃国王统领倾国人马，来与归化城相近。”柳毅闻报，就差太原总兵骆能贤，统兵五千人马，一直迎去。走有三十多程，已与吐蕃兵对垒。营盘方才扎定，那吐蕃兵乘其无备，一鼓而进，把骆能贤围在核心。杀了一天一夜，五千人马俱被折损。骆能贤独力难支，被吐蕃擒住，上了囚车，带到营内。并程而进，数十日间来，与长安相距只剩千有余里。

飞牒报来，肃宗正要发兵前去，与他对敌。那吐蕃国王鄂思勒却把兵屯住，修了一道本章，并败将骆能贤差人解送京来。将表呈于圣上，肃宗看其表云：

外服者中国之屏翰，天朝者四夷之统领。然必亲觐天颜，方可克状声势。臣今者，本来朝见天子，并非扰乱边疆。不料骆能贤妄肆杀戮，致负皇恩。被臣拿获，解送阙下。伏乞御驾亲临，共敦夙愿。如或以上视下，慢举玉趾，指日兵到长安，恐已噬脐无及。在此候旨，伏乞圣裁。

肃宗览罢表章，不觉大惊。卢杞奏道：“柳毅用人不当，致有此辱。理应贬其公爵，往使应敌。倘不胜任，提京治罪。”本上，肃宗批准。

柳毅兵犹未发，尚书省黄国桢奏道：“吐蕃雄兵百万，战将千员，与之交

锋，定为所败。不如先去讲和，若不肯持，再交兵未晚。”肃宗准奏，遂差少监马思齐奉旨前赴敌营。入帐参拜已毕，说道：“大唐天子闻大王统兵前来，特差微臣前来犒师。还求大王体念夙好，退兵三舍，情愿送黄金百镒、锦缎万疋、牛羊骡马各三千头，以为大王还国之资。异日还，别有见赐，未知大王尊意若何？”鄂思勒答道：“孤家原为谢恩而来，并无他意。因骆能贤妄肆戮杀，故致兵临近地。但望圣上屈驾郊原，使得一觐龙光，吾即引兵而退。一应财物，俱不敢领。”马思齐回奏肃宗，肃宗大为添忧。

卫尉班良奏道：“吐蕃兵势太强，只可诱之使去，不可激之使前，再割地请盟，暂令回国。陛下虽或食言，亦无不可。”肃宗准奏，又差行人司颜光耀前去，说：“唐天子愿将河套以南割地六百里，以为大王属邑。暂求退兵回国，同归和好。”鄂思勒执意不肯。颜光耀回奏，道“吐蕃主志在圣驾亲临，纵割地千里，亦不肯退去。”肃宗闻奏大怒，说道：“吐蕃视朕太弱，若不与他决一死战，何以镇服四夷？”遂择日兴师，以柳毅为元帅，左司马赵铎、右司马梁彦为两队，兵部正堂牛维高为监军。统领三十万人马，往北进发。肃宗驾率三千羽林军，追踪其后。

却说鄂思勒闻唐王亲征，却按兵不动。候官兵来与相近，把百万健卒分为四队：两队应敌，两队守寨。差人来下战书，肃宗批道：“约于本月初二日交兵。”及至到了那日，柳毅当先，肃宗在后，与吐蕃兵交战。战不一合，鄂思勒便佯败而走。官兵极力追去，那两队人马早拔寨向前来。如是者连败了十数多阵，官兵追赶了两千余里。不知不觉，已到巴里坤前。唐兵扎下营盘，人皆卸甲，马俱解辔。肃宗杀牛宰羊，犒劳军士，人皆口称“万岁”。到得晚间，众兵丁皆入帐安寝，以养锐气。

却说鄂思勒吩咐众首领道：“唐兵连胜多阵，其气必骄，不作准备。今夜谁能劫破唐营，回来定有重赏。”军中有一员女将，叫做耶律夫人，生来甚是骁勇，又且谙练军务，应声奏道：“小将愿劫唐营，上报主恩。”鄂思勒大喜，就拨了三千人马，叫他去劫唐寨。约定以击鼓为号，大军随后杀去，安排已定。

是夜天色黑暗，耶律夫人统领三千人马，来到唐营跟前，并无一人知觉，一直闯入营内。唐兵闻见击杀之声，才到起时，已经杀伤数千余人。耶律夫人见唐兵知觉，转出寨外，令三千兵丁俱击起鼓来。霎时间，四队人马一齐杀到。把官兵紧紧围在中间，四下并无出路。一连围了三昼三夜，把三十万人马残伤过半，八十员战将多死在阵前。剩得柳毅与三千羽林军保定肃宗，未曾受伤。肃宗向柳毅道：“朕今遇此劲敌，是天灭唐也！卿有何策，使朕得脱出重围？”柳毅奏道：“敌兵云屯山积，四外围有数层，一时如何攻破？但主上自

有洪福，未必无人前来救援。不然君辱臣死，有一身报国而已。”君臣二人，俱各泪下。

正说话时，军中喊声大振。只见一员女将，统领龙鳞军数万，从南杀来。敌兵惊散，肃宗乘间逃出。螭娘一见肃宗，滚鞍下马，跪在阵前，奏道：“河西节度柳毅妻辰氏接驾。”肃宗问道：“卿是为救朕而来吗？”螭娘奏道：“臣妻知圣上有难，特来相拯。主上坐骥太迟，一时不能远避。臣妻有马一匹，名唤龙驹，转瞬可以千里。东南上有座小山，名叫燕石。形势峻峭，可避贼锋。圣上速乘此马，向彼转去。”肃宗才上马时，柳毅也杀出重围。螭娘道：“相公快与圣上同乘一骑，急赴燕石山去！看贱妾破此仇虏！”说完，螭娘转入军中去了。

肃宗与柳毅乘坐龙驹，立刻到了燕石山上。以高视下，看阵前却甚清楚。只见忽然阴云四起，狂风大作，一声雷响，冰雹倾下。一顿饭时间，平地水深三尺。吐蕃人马脚浮，不能着地，龙鳞军大肆杀戮。杀来杀去，只剩下鄂思勒和耶律夫人，率百余残卒，往塞外鼠窜而逃。一时雨歇云散，龙鳞军与螭娘并不知那里去了。肃宗向柳毅道：“前此沙漠遇难，寅氏冒火救驾。今兹巴里陈师，辰氏以水破敌。若非贤卿夫妇相帮，则唐朝宗社危矣！”柳毅奏道：“此系列祖默佑，陛下洪福，微臣夫妇何敢居功！”

柳毅保定肃宗转回长安。满朝文武，无不庆贺吐蕃王纳表投降。叙次战功，柳毅官复原职，外更加奖赏。黄门官捧旨出朝，柳毅拜接已毕，读其诏云：

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材无文武，应建奇功。人无男女，须抱雄略。尔河西节度柳毅夫妇三人，姿本神异，品超凡庸。救主难于沙漠，奸宄敛迹；破吐蕃于巴里，寇虏潜形。功业非常，崇奖宜优。兹封尔为平康王，辰氏为龙骧夫人，寅氏为虎翼夫人。于戏纶音下颁，用扬一时之烈，鸿休仰承，永标百代之名。

柳毅入朝谢恩，黄门官回朝复命。住了几日，肃宗旨下：

着工部择选地基，雇觅工匠，支发帑银，给节度柳毅修建王府，仍照，故例。

是时卢杞适当拜相，柳毅避其奸险，恐遭弹谤，入朝辞道：

臣以草莽愚夫，叨膺爵赏，已属愧不敢当。况京畿重地，臣有何功，敢与诸王并立门户！仍愿身列原职，用效奔走，伏乞圣恩，衔感无既。

肃宗见奏，笑道：“卿之微意，朕已知之。”即命工部行文朗州郡守，支领库银，就在武陵县梅花村柳毅故处起盖王府，且按下不题。着柳毅仍任节度事，提柳萼、柳华进京补缺，一个补了中书令，一个补了詹事府。俟王府告竣，令其回家终养。

却说湖广藩司委员在梅花村上修造王府，规模甚是阔大：前边是一座大门，进去是一座仪门。仪门以内，东西两列班房，中间是一座大堂。大堂以后，正中一座二堂，东西相对是两厢房。二堂后才是宅门，进去宅门，正北是一座堂楼，东西相对是两座配楼。左有暖室，右有凉厅。后有花园，台阁池沼，无不齐楚。起初修盖堂楼，上梁之日，又逢十五。到得月正南时，有一块紫云，上接月光，下触楼台。从月中走出几位神仙，脚登紫云，步入楼内。笑语半夜，仍从紫云升入月中而去。监工官员、一切人等，莫不称为神奇。东楼上梁，有一赤龙蟠绕其上；西楼上梁，有一黑虎坐踞其侧。

王府工竣，报奏朝廷，监工官员就把这三件异事并为题明。肃宗览疏，惊异道：“柳卿夫妇，俱有仙姿，定不久羁人间也。”遂御笔亲题匾额三面，并对联一付委官送去。堂楼上是三字匾，名为“跻云楼”。东西两楼是二字匾，东边楼上的匾写着“龙室”二字，西边楼上的匾写着“虎窟”二字。堂中有一副对联，上写道：

奋武揆文，经纶独创千秋业；妻荣子贵，竹帛永垂百代名。

王府工竣，但不知柳毅回家若何？要知端的，下回分解。

### 第十三回 归故里父子受荣禄

却说梅花村王府工竣，柳毅入朝谢恩，肃宗加九锡，赐彩田。令柳萼兄弟回家，终养柳毅。父子拜阙出朝，择期归里。上自诸王，下及百官，阻道奉侍者，莫计其数。柳毅向二子道：“衣锦而归故里，人生诚为快事。可惜你两位母亲不得亲见我如此荣耀，想来未免心伤。”柳萼答道：“到得家时，孩儿兄弟两人一赴洞庭，一往山阴。苦苦哀求两位母亲，亦断无不回来之理。”

行不月余，已是梅花村前。柳毅先拜谢程惠心，然后到了王府门首。下得轿来，步入宅中。抬头看时，两位夫人从东、西两楼内走出，下阶迎道：“老爷征尘况瘁，妾等久候多时了。”柳毅一见大喜，称道：“贤妻去来不测，真神人也。”令柳萼、柳华各领媳妇，参拜婆婆。二位娘子见了两位夫人，亦甚为惊讶。从此一家团圆，拜谢天地。庄乡亲友来拜看望者，络绎不绝，较昔日大不相同，这正是：

时当无须送炭日，来者尽是添花人。

一日，有看门的忽来禀报：“外面有一位官长并一位太太，坐两乘大轿而来，说系王爷的亲眷，住在洞庭湖边，特来拜贺。叫小人先来禀知。”柳毅着

柳萼出来迎接，乃是洞庭君夫妇。柳毅闻说，亲接到大堂阶下，让到内宅相会。洞庭君道：“贤婿衣锦荣归，愚夫妇未能早来相贺，有罪，有罪！”柳毅答道：“小婿幸托岳丈福力，叨膺王家爵赏。又劳远来看望，如何敢当！”柳毅拜倒在地，洞庭君亦为答礼。螭娘同虬儿出来，参拜了爹娘。洞庭君向辰夫人道：“寅氏姐姐，真堪与吾儿并肩。”辰夫人道：“寅太太是何等人物，自应有此异女。”虬儿道：“孩儿视姐姐相逊远矣！爹娘何得如此过奖！”到了午间，就在螭娘楼中设席，款待洞庭君夫妇。

到了日夕，见一乘驼轿，里边坐着位华贵夫人，男仆女童跟有七八个人。来到王府门口，向看门的说道：“山阴寅老太太到了！进去先通报一声。”看门的进来一禀，螭娘向虬儿道：“娘家母亲来了，咱作速出去相迎。”虬儿跟定螭娘，迎出仪门以外。寅夫人已竟下轿，走到大门里边。螭娘道：“儿等不知母亲下降，未免失误远迎。”寅夫人道：“老身猝然相顾，你们那里知道！”正才说道，柳毅也从里边迎出。

到了中楼，寅夫人看见辰太太，问虬儿道：“这位贵客是谁？”虬儿答道：“是辰家母亲，也是今日才来的。”寅夫人道：“平日未曾见过，亲家千万莫怪！”当下两个重新见礼，螭娘同虬儿一齐过来参拜了寅夫人。寅夫人向螭娘说道：“小女素少教训，诸般全望姐姐领料。”螭娘答道：“妹子诸事练达，远胜孩儿百倍。”虬儿道：“姐姐性格宽和，孩儿蒙顾多矣！一言难尽。”寅夫人又拜谢了螭娘，辰夫人道：“亲家太多礼了！他姊妹们相处甚得，你我做娘的何须过为挂念！”

刚才说完，柳毅进来参拜寅氏夫人。寅夫人道：“贤婿如此显贵，老身怎敢当礼！”柳毅倒身下拜，寅夫人也同拜了。洞庭君要请见寅夫人，寅夫人全然不避。相见礼毕，洞庭君退出，别室坐下，向柳毅说道：“寅夫人满面祥光，真乃蓬瀛人物！贤婿毋得以泛常女流视之。”柳毅答道：“微岳丈相嘱，小婿早不敢以凡庸相待。”到了次日，洞庭君先告辞而归。留下辰太太和寅氏夫人少住半年，一并回去。

看门人又进来禀道：“外面有一位贵客来拜王爷。”柳毅听说，在中堂相候，着人请进，却是钱塘君辰杰。柳毅远远望见，连忙降阶相迎。彼此携手，进了中堂，相见叙礼坐定，钱塘君道：“贤侄坦位列鼎铉，老夫告叨荣耀。”柳毅答道：“愚侄婿仗托叔岳山斗，幸获蒙恩朝廷，几不胜任多矣！”钱塘君道：“贤侄坦不必过谦！昔年间游洞庭时，我所说上山伏虎豹，下海擒蛟龙，以此扬名当代。这几句话可落空否？”柳毅道：“叔岳所言果然不谬。”彼此大笑。螭娘同虬儿出来参拜了叔父，设席款待。钱塘君仅住一宿而去。

却说柳毅回家住了半年，启了一本，请追封先代并嫡妻贾氏。疏上，批准

： 诰封柳洁为乐善王；诰封庄氏为淑德夫人；诰封嫡妻贾氏为淑懿夫人。

皇上发帑银千两，令其建坊。柳毅入朝谢恩，肃宗厚加赏赐而归。

螭娘劝柳毅把贾庆长二子招到府来，照管成名，聘娶了范维宝二女为妻。柳毅念他父亲修桥济人，致有此报。就雇觅工夫，把桥重修了一番。刻石于上额，其桥曰“普济桥”。

一日，辰太太、寅夫人在楼上奕棋，忽一女仆进来说道：“看门的请辰老太太，有要事相禀。”辰太太下的楼来，看门人禀道：“外边有个黑长汉子，领着一个女人，却甚爽利。说他姓熊名良，住在蟠龙山内。夫妇两人度日不过，要投在王爷府下为奴。但恐二太太不容，先央辰老太太给他说个人情。”

辰太太道：“为人方便，自是好事。叫他进来，我再问他。”看门人回信熊良，辰太太随后步至中堂。熊良夫妇跟着看门人走进堂前，一见辰太太，夫妇两个一齐跪下磕头。辰太太问道：“你夫妇两个正当壮年，为何要投在柳府门下作仆？”熊良回道：“小人住在荒山，衣食不给，故愿投为奴，以效奔走。因往年得罪过二太太与寅老太太，特央辰老太太替小人讲个情面，王爷那边就易说了。”辰太太道：“这却不难，外面伺候！”

却说辰太太回到楼上，把熊良求情一事向寅夫人一说。寅夫人道：“这是蟠龙山住的熊大王，他颇有些道业。他的女人名为灵狐，也是修炼了多年的一个狐仙。今日来投，并非真心为奴，实是要借此阶梯，同归正果。君子从来与人为善，女儿虽系无知，断不咎其既往。只要他小心办事罢了！”当下就同辰太太把柳毅请到楼上，将熊良夫妇愿投为奴之事逐一说明。柳前答道：“既两位岳母举荐，小婿那有不收之理！”辰太太复至中堂，叫过熊良夫妇来，分咐道：“二太太、寅老太太俱已领我情面，王爷跟前我同寅老太太俱替你说清了。男在外厢，女在内厨。除衣食外，每年各给身价银二十两。明日写了投词，就进宅磕头罢了！”熊良夫妇叩谢而去。

辰太太转入楼来，寅夫人问道：“亲家，你都向他说清了吗？”辰太太答道：“俱经说清，明晨就进宅来磕头。”寅夫人道：“熊良夫妇来投，这正是卿家升仙的先兆，女儿等无得真以奴仆相待。异日跻云楼成为升仙楼，熊良夫妇来投之意才见明白。”螭娘、虬儿两个听了这几句话，彼此相视而笑。

到了次日，熊良写了一张投词，托看门人传进来。上写道：

其投词熊良并妻狐氏，因家中度日不过，情愿投于柳府门下为奴。言明衣食外每年各给身价银二十两。进宅之后，任凭呼唤。如不小心，甘受责罚。恐后无据，立此存照。

柳毅收了投词，熊良夫妇进入宅中，从上而下磕头已过。熊良就在外边看守书房，狐氏就在内宅照管厨房。二人办事，处处勤谨。满宅中人，无不如意。又住了几个月，寅、辰两位夫人各自回家而去。

却说时当十月中间，忽然阴云密布，雪花乱飘。没消三两个时辰，平地下就有一二尺深。忽从雪里走来一个全真道人，走到王府门前，坐下化缘。看门的问道：“师傅你是化钱，是化饭呢？早些说清，我好打发你走路。你看王府门首，不可在此久住。”那道人答道：“贫道也不化钱，也不化饭，只化王爷见一面。”看门的道：“这却难了！你是何人，就敢惊动王爷？”那道人答道：“贫道与王爷系有故交，宁不叫我一见吗？”旁边有一个掌家，说道：“王爷、太太，尽好管事。我上去代你禀声，准见固好，不准见别怨。”道人道：“正是这样。”

那掌家进宅禀道：“外边有个道人，说与王爷系有夙交，特要求见王爷。”柳毅吩咐：“请他在东书房相会。”掌家出来，说道：“王爷在东书房相候，请师傅作速进去”。那道人跟定掌家，来到东书房里，与柳毅见礼。柳毅问道：“师傅住在那山？”道人答道：“贫道住在昆仑山内。”柳毅问道：“适才小人儿说师傅与我系有夙交，是在何年会过？”那道人答道：“老王爷修桥济人之先，贫道曾在宅上扰斋一次。外有所赠律诗一首，这些年来不知还收着否？”柳毅听了这几句话，知道他就是觉迷道人。当时让坐赐斋，斋罢，柳毅就留他住下。道人答道：“贫道非为一斋而来，正要常居府中，以尽我来之意。”柳毅道：“府中缺人清淡，如此正妙！”遂与柳毅朝夕叙谈，说的尽是一些方外的事情。柳毅听得津津有味，遂敬以为神。

一日，道人向柳毅说道：“王爷位极王公，尊荣无尚。但俗态未脱，日后何以与两位太太同归正果？我有《度世良缘》一册，览此可洗脱尘氛，保养性灵。”说罢，就从囊中取书一卷，呈于柳毅。柳毅接上，展开一看，尽是行功、运气、辟谷、炼丹诸方。柳毅得了这书，就把一切家务俱交于柳萼照管，日与两位夫人在楼上看书静养。将近半载，就能不食人间烟火。

辟谷一年，道人又向柳毅说道：“王爷俗肠洗净，再以灵芝、甘露培其性根，以九转神丹滋其元气，庶几遐升可望了。”柳毅道：“灵芝、甘露，谁能去求？炉火炼丹，何人执掌？”道人说道：“熊良夫妇，颇能办此。照样做去，断不推脱。”柳毅遂着熊良专管炉火，狐氏采取芝露。嗣后，柳毅饥食灵芝，渴饮甘露，飘飘然如入仙境。

又住了三年，丹已炼成，共得七粒。道人拿去一粒，熊良夫妇各吃一粒，把四粒献与柳毅。两位夫人各吃一粒，柳毅吃了两粒，自此，柳毅夫妇也不下楼了。每月望日夜间，月中从紫云上下来几位仙人，步入楼内，与柳毅夫妇

谈笑多时，半夜方各散去。道人向柳毅说道：“王爷仙体已成，贫道从此告辞。”又留下律诗一首，仍当雪夜而去。其诗云：

修仙无事寻阶梯，养性虔诚赛木鸡。

点破真精能羽化，一灵独自到畦西。

但不知柳毅后来成仙如何，要知端的，下回分解。

#### 第十四回 宴群仙夫妻登蓬瀛

诗曰：

生来本自异凡庸，修炼多年秀骨成。

一朝幸与群仙会，脱去俗缘归太清。

话说柳毅夫妇在楼上，又静养了三年，正当八月初旬。一日清晨，满院兰蕙馨香，扑入鼻孔，合宅人眷群惊为奇。螭娘、虬儿向柳毅说道：“今日主有群仙降临，相公务要设席款待。”柳毅遂着熊良打扫客舍，狐氏预备酒桌。到得午刻，柳毅夫妇三人俱下了楼来，在中堂相候。

住不多时，看门的进来禀道：“外面有一群远客，来拜王爷。内有一个女人、一个瘸子、一个幼童、一个骑着黑驴，宛似八仙的模样。”柳毅听说，连忙走出仪门相迎。八个仙人见了柳毅，哑然笑道：“河西公修炼已成，殊为可敬！”柳毅将八个仙人让到中堂，彼此见了礼。螭娘、虬儿姊妹两个，也过来相见。八仙称道：“龙、虎二仙，脱尽凡胎，真堪与吾辈共登云路。”熊良夫妇在两旁伺候，吕洞宾夸道：“你夫妇两个为奴迎府，可谓投得其主了。”

少顷上席，七个男仙坐了两席，柳毅奉陪。一个女仙，独坐一席，螭娘、虬儿两个相陪。七个男仙向柳毅说道：“今日来访，本属不速之客。反蒙主人设此盛饌，如何敢当？”柳毅答道：“菽水薄肴，未免简褻。”霎时间席终，张果老道：“仙有八个，偕柳君暂去一游，如何？”柳毅答道：“不揣凡陋，愿步仙踪。”七男仙向何仙姑道：“你暂同二位仙姊叙话，吾等游完即还。”七个男仙领定柳毅，腾空驾云而去。

何仙姑向螭娘、虬儿道：“二位仙姐，道气充盈，祥光现露。虽玉郎、毛女，无过如是，叫小仙十分钦慕。别无有献，聊赠小瓶两个，以表微忱。”遂从腰间摘下两个瓶来，递与螭娘、虬儿两人。螭娘、虬儿问道：“瓶内盛的何物？”何仙姑答道：“黄瓶内是盛的金浆，白瓶内是盛的玉液。二位仙姐与柳郎饮此浆液，不久即升仙界了。异日驾青牛、骑白鹿，逍遥太虚，方觉别有一

种奇趣。”二位夫人千万致谢，就邀何仙姑同登跻云楼中闲谈，不题。这正是：

落花流水杳然去，别有天地非人间。

却说七个男仙，把柳毅领到山上一座屋子里，琴棋书画、笙管笛箫，无不备具。往外一看，名山秀水，不可胜数。屋子前后，有许多的桔树，其香满山。柳毅与群仙在屋里坐了一会，不觉心旷神怡，超然物表，因问道：“这是什么去处？”铁里拐答道：“此名桔室，乃仙人居也。”往前又到一座城内，三街六市，人烟辘辘。家家门首，俱有芙蓉一池，其花鲜妍可爱。柳毅跟问城名，曹国舅答道：“此名为芙蓉城，乃群仙往来经过之处。”往前走，把素虎口、修羊塌、山头杏、陆地莲、太白泉…一切仙景，俱各看完，又到一座山上，高有万丈，长延千里。奇松怪石，森然可畏。柳毅问道：“此系何山？”蓝彩何答道：“此山名为崆峒，昔年黄帝访道广成子，就是这个去处。”

在山上盘桓了一会，韩湘子道：“腹中偶饥，奈何？”汉钟离道：“何不顿饭吃？”柳毅留心看着，崖下有一口小锅，韩湘子过去添上了些涧水，拾树下干枝，烧起火来，立时锅滚。柳毅暗道：“纵然锅滚，无米安能做饭？”汉钟离把山上的碎白石捧了两捧，下在锅里。说话终间，石烂饭熟，竟成了一锅米粥。张果老腰间解下葫瓢舀起米粥而吃。传至柳毅，也吃了一瓢。饭净锅没，并不见烧的灰烬，柳毅甚为惊异。

起的云来，又到了一座楼前。七男仙说：“柳君，你随俺到内看看！”柳毅跟定群仙，一连上十二、三层，才到楼上。群仙向柳毅道：“此楼名为十二楼，乃王母登眺之处。八景中第一观也。非吾等，断难到得此处。”往北一望，一片大水。柳毅问道：“此系何水？”群仙答道：“俗云弱水三千，就是彼处。”又看见一道大江，柳毅问道：“此系何江？”群仙答道：“此名扇江，昔吴猛以羽扇画江而渡，就是此江。”又见一眼大井，柳毅问道：“此系何井？”群仙答道：“葛玄向井呼钱，就是这井，故此名为呼钱井。”逐处游完，群仙同柳毅下的楼来，不一时转回王府。

中堂内坐下，柳毅谢道：“幸蒙提携，获拓眼目。仙家景况，真与尘埃不同。”何仙姑同二位夫人，亦走出中堂。吕洞宾道：“兹同柳君八景俱经看过，但无佳句。何仙雅怀！必男赋男诗，女咏女句，今夕之欢，方不虚负。请从柳君起咏，吾等随后联去。就以『仙路非遥』为题，咏限『游』字。”

柳毅口起一句道：

黄石遗踪今仍留。

汉钟离接一句道：

乘云姑射海外游。

吕洞宾咏一句道：

绛丹飞雪超人世。

张果老接一句道：

玄杵凝霜迈俗流。

曹国舅咏一句道：

仙界何须桂父引。

铁拐李接一句道：

纯修可偕茅君谋。

蓝采和咏一句道：

中秋月下笙歌夜。

韩湘子结一句道：

共登仙槎赴瀛洲。

何仙姑向两夫人道：“你我不必联句，小仙独有一诗相赠。”遂口中咏道：

仙姿偶尔下尘埃，漫把灵门过徘徊。

虎躯脱尽山谷气，龙形变成妖娇态。

半点俗氛全不染，一元真宰独往来。

月下同登鹤返路，三人携手上丹台。

诗已咏完，群仙与柳毅相别而去。

又住了几日，就是中秋佳节。只见柳毅夫妇把楼门紧紧关闭，并不发言语。柳萼、柳华，也不敢上楼去叫。熊良夫妇二人，出来进去，恍惚不定。家里人俱不知是何缘故。到得日夕时候，空中仙乐之声旋绕楼头，闻者个个诧异。及至晚间，月光东上，忽见从外走来一个异兽，跑上楼台，在楼门外边卧下。又见一条赤龙，从空而降，蟠在东边柱子上。又见一只黑虎，上的楼来，坐在西边柱子旁。

及至到得半夜，月当正中，与楼相对。忽然有一块紫云，飘至楼前。上接月光，下触楼台，却像个梯子一般。从前那个全真道人，纶巾羽扇，从月中而出，踏着紫云下来，步入楼内。说道：“玉帝有旨，命天禄星并龙、虎二仙，限定子时初刻，赴阙朝见，还不乘云而上，更待何时！”说罢，只见楼门大开。柳毅出来，跨上神兽，螭娘坐定赤龙，虬儿骑了黑虎。那道人在前，熊良在左，狐氏在右，从紫云上步入月中而去。

柳萼、柳华见他父母升仙，摆上香案，望空拜了一番。上楼看时，卧室内脱下虎皮一张，龙壳一个，并柳毅随身穿的些衣服，柳萼兄弟就据此殡葬了。修本奏知朝廷。肃宗道：“柳毅夫妇，定当遐升，朕已料之久矣！今竟果然。”遂奉旨改“跻云楼”为“升仙楼”，就楼中妆塑柳毅夫妇三个的神像，委官

祭奠。不题。

尚书省商珽、国子祭酒齐岱，各赠律诗一首，悬贴于楼中。头一章诗曰：

忆昔谈心旅店时，于今回想渺难期。  
建功立业卓当代，修道成仙更出奇。  
身化白云去已邈，欲追鹤驾路何迟！  
相逢应在魂梦内，安能乘风到瑶池！  
年家姻眷弟商珽拜题

又一章诗道：

琼林共宴已多年，遥忆交情殊可怜。  
承宠王家恩历尽，乘云飞去何飘然！  
当躬尸解脱尘氛，局外争羨徒流连。  
倘得神山近在目，愿追仙踪古洞前。  
年家姻眷弟齐岱拜赠

是时辛泰官至大司农，闻柳毅夫妇成仙，作文一篇。差人来跻云楼前祭奠，并令工匠于梅花村王府门前刻石立碑。其文云：

吾师柳大人，名毅，字克果，武陵梅花村人也。幼而英敏，壮而卓犖。赐进士出身，由岭南、河西两任节度，诰封王爵。详述生平异迹，寻铜锤，辨铁鞭，士民被其恩膏；清宫妖，遏寇虏，朝庭恃为柱石。终以身配神媛，遐升仙界。其扬休一时，流芳百代者，不与古之王乔、赤松，并堪耀人耳目间哉！爰登贞珉，用志不朽。

沐恩门生吉水辛泰沐手拜篆

柳萼兄弟二人进朝谢恩，肃宗问柳毅夫妇升仙的始末如何，柳萼详细奏闻。肃宗大异，向群臣道：“世间有这等奇人！非特一门之庆，实属邦家之光。”因御制律诗一首，以示旌表，云：

川岳鍾灵萃一门，男材女质超乾坤。  
河浮玉简瑞先兆，龙虎结缘有夙根。  
功业就时承主眷，戈矛向处震雄藩。  
升腾更非寻常事，仙踪永留梅花村。